

標註校正小學合璧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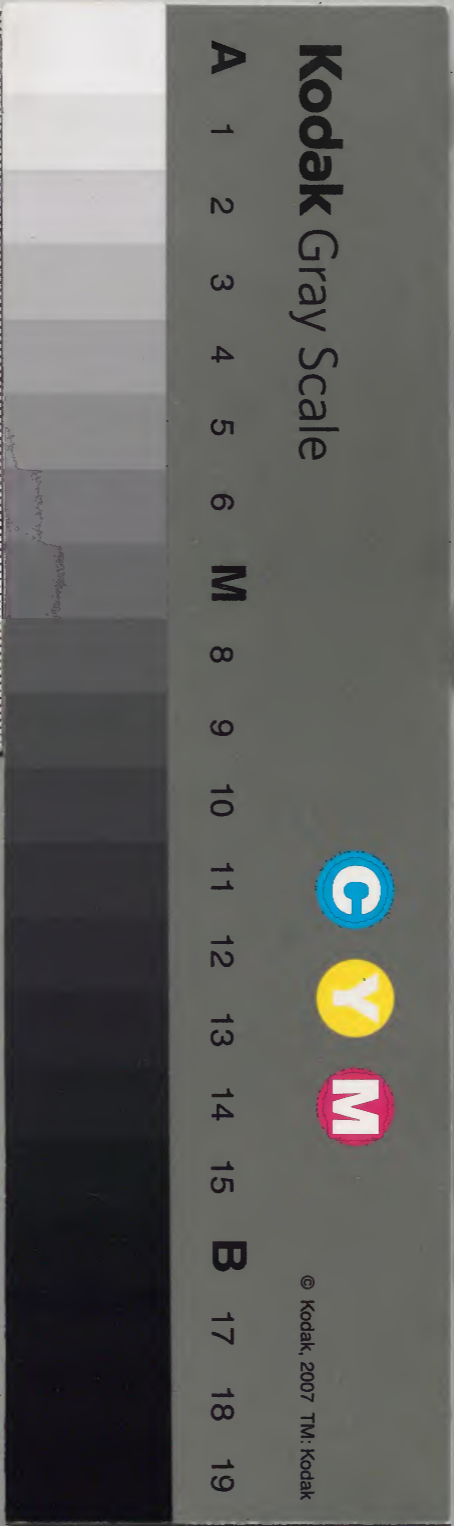


			九	漢
		三	三	書
		八	八	門
		七	七	
四	四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九	漢	
八	三	書	
函	八		
一	七		
四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87	
冊數	4 (3)		
函號	298	247	

儒定入集
共四本



舊本作小學外篇嘉言卷之三

又無外篇二字及注今從句讀及集疏

真氏曰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易也四書直解云物指形氣言則指道理舊本注下不作是今從真氏注

蔡氏曰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

小學合璧卷之五

明 天台 陳 選 註

陳 際泰 纂輯

陳 仁錫 參訂

日本 廣瀨 山中幸武 校正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 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 物

也則法也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物也事亦物有是物則具是理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乃則又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物也仁敬慈孝別序信乃則也 民之秉彝 義禮智之德德不可移奪若秉執

然 好是懿德 懿美也惟其性本善故人情 孔子曰 孔子讀此詩而贊之

淺草文庫

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
之所稟謂之彞存於心而
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
而已矣真氏曰仁義忠
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
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
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舊本注所秉
之善字作秉執之常理也
歷原益軒曰此言民之
好惡德者如上文所言故
雖至愚之民無不可教者
是故述紀民所好之嘉言
善行而為外篇以教幼學
之士蓋因其固有而導之
也○舊本嘉言云在詩曰
前今從小學諸本○橫渠
語錄舊本注靜作精無畏
今從集成句讀吳氏曰
字今並從句讀詳詳詳
安謂安定而不輕躁詳詳
詳審而不疎率恭則恭謙
而見乎外敬則敬畏而存
乎中此四者教童幼之所
當先也○今者教童幼之所
此天理所歸而人欲所
緜也○舊本注壞作壞
狠作狠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所以人

物必有則此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

德此美德而可教歷傳記朱子謂我於是歷考漢唐

近代之所見述嘉言為第五篇紀善行為第六篇

為小學外篇附于內篇之後以為小學外篇

嘉言第五嘉者美善之謂此篇皆載兩漢唐宋以來賢者所言

橫渠張先生曰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進士後封郿伯賜謚曰獻

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凡教小兒先要使之謹

講學不講明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而無謙虛之心怠惰而無

作弟子今從小學諸本

弟之事只因他幼時學不講明未曾教

又隨所居而長又隨所居處至死只依舊

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為人子弟不能安於洒掃

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接侍朋友則不能謙

能下官長有官長當奉事之則不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

賢至於居宰相之位則不能謙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甚則至於所存所發徇己之私無所不

居所接而長其惡隨所居隨所接而增長也

曰童稚之學不止記

句讀云此言病根隨所居

舊本徇作狗今從小學諸
本注及音注並同葉氏
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
踰於禮之驕惰而莫為
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
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
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
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
心日長矣○楊氏家訓

孟子盡心篇云人之所不能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能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舊本注臆作億
句讀云故事古今已往之
事也章句云此即以先
入之言養其良知良能也
三宅緝明曰外篇所輯
近世言行益為平易必
累解說以資童稚此
節所云孝弟忠信當於內
篇釋其名義禮只是禮節
義只是理義廉只是讓而
不爭貪取只是恥而不為
惡如夫天理之節文人心
之裁制自當於論孟上講
究其說之精微豈小子所
能曉香字文強續字
公紀舊本注黃上有如
字無獵字及下名字
據劉向新序蛇下當補殺
而理之歸而泣其母問其
故叔教對曰聞見兩頭之
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
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
在曰四十三字舊本注
路下無曰字萬作千性
並從家語句讀云德性

誦不獨止於記誦經書而已養其良知良能良者本然之善良知不待慮而知者良能不待學而能者即愛親敬
也長是當以先入之言為主當以孝弟忠信等語先入於其日記

故事每日記誦古人所行之事不拘今古不拘今人之事古人之事必先以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等事孝於父母弟於長上盡忠之忠以實之信禮者天

發也恥者羞惡之心義之發也必先教導之以此等之事如黃香扇枕黃香之孝父母冬則陸

績懷橘陸績年六歲調表術懷橘墜地術曰陸即作賈叔教陰德叔教姓為名艾獵叔教楚之官名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恐人又見而子路

負米之類子路曰昔事二親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後為大夫從車

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只如俗說只是如此時俗便曉此道理此道理指

德便通達得透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此言講習久而成熟則仁義

禮智之性若生知之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官至御史賜諡曰純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

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有所向不得令作文字若使作文則心愈子弟

凡百玩好皆奪志凡百玩好如畫圖琴碁之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

喪其求道之志也○伊川程先生曰伊川地名先生名頤教人未見

意趣必不樂學趣指趣也樂喜好也教人講學未能欲且教之

歌舞必欲教之歌咏以養其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

長所傳古詩三百篇皆是上古賢人之所作者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且如國風周南關

法之初事故用之鄉人故以之誦于鄉黨用之邦國以之誦于邦國

學合意

謂得於天者
程子遺書 先生淳祐中
封河南伯 舊本注無上
公字今從集成
蓋作益

集成無子弟二字

舊本注圖琴作與琴今從
句讀二程全書粹言曰
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
而不知其為可憂也葉
氏曰才俊者憚於檢束樂
於馳逐使之習經念書則
心乎氣定令作文字則得
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好夜並去聲 着直伊
反○先生謚正公後封伊
陽伯外從祀 樂五教反
舊本注教上有先生二
字 舊本無欲字今從句
讀及集疏

法傳作集 國風周南作
周南國風

上以作用 黨作光

日使人聞之每日使人誦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

易曉若此等之詩其言辭簡畧其意義深奧而今人未可容易知曉意義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

灑掃應對事長之節別作小詩大槩言教童子謹洒掃之容習應對之辭奉事長上之禮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令學者早晚歌詠之莫不感奮發而知其意趣於小學之教似當有所助云爾陳

忠肅公曰陳公名雍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蓋也宋朝元豐中進士官至左司諫遷為著作郎權給事中乃延平人幼學

之士幼年為學之士未辨好惡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先要教之分別人品有上下之等

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等事是上品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

為之事何等事是下品愚頑所作為之事向善背惡趨向善事遠背惡事去彼取此去彼

下愚所為之事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此幼學所當先也此乃幼年為學之士所當為先務也顏子孟

子亞聖也亞次也顏回孟軻為次聖人學之雖未至我學雖未至於顏回孟軻亦可為

無言字朱子曰每疑曲禮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李氏曰愚按此意而作者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了翁文集舊本注無元豐二字

去上聲舊本皆作皆

又無此字今並從小學諸木句讀云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衷旨云今人不肯向學非以聖賢為高遠難學則自甘於下愚而不學曾不思顏孟

賢人亦可為有德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今學者能知曉此義則顏孟之事

我亦可學我亦可得而學言溫而氣和我言語溫厚而心氣和平則顏子之不

遷漸可學矣漸漸學之可至顏子之不遷怒矣過而能悔我今有過而能知悔又不憚

改我知悔而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漸漸學之可至於顏子不貳過矣知

埋鬻之戲不如俎豆敬念孟母慈母之愛至於三遷敬念孟母之愛其子

自始至終自始至終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亦可以如孟子之不動心矣

若夫立志不高若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其所學皆於卑下平

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自以為古之聖賢不敢承當其心必曰

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豈敢學顏子孟子之事哉此人不可以語

論語雅也篇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當初亦是由學而至學則何患不到顏孟地位

舊本注無怒字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怒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則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終差不善能知之終知直曰先賢謂顏子之過如紅爐上一點雪隨在隨滅此如非凡常之所可及也然言溫氣和則方寸坦平而無所拂戾無所偏累悔過速改則善惡之幾日審而自欺之念日消由是而進焉則漸可度矣集歲愛作教埋鬻三遷替古篇句讀云埋墓間之事

醫市中之事組豆學宮之

事此即三遷之教也

本終始作始終今從小學

諸本注專一志作一等

生孟子公孫丑篇孟子

曰我四十不動心朱子曰

有所恐懼感而動其心

乎孔子謂四十而不惑亦

不動心之謂若夫三句

讀云此言下愚之事當背

而去也舊本注無向字

上矣此等之人言志卑下不可告之先生長者見其卑下以聖賢向上道理矣○語去聲

與之語哉乃棄絕之豈肯與之言論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既絕而不與

則其所與語由是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皆下等之常人言不忠信所言者不盡忠直誠信

也過而不知悔已有過惡則當知悔而今惜然而不知悔悟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有過知悔則當速改以從善今既知悔而不知改其過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由其聞下等人之言語為下等之事耳目壅塞中心昏蔽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四面皆是墻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雖欲開明雖欲求其開豁明亮以廣聞見不可得矣終身不可得矣○馬援兄子嚴馬姓援名字文淵漢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其兄之子名嚴並喜譏議二子皆好譏議而通輕俠客而交通輕浮游俠之客○俠音類

後漢書馬援傳援謚曰忠成侯嚴字威卿馬融之兄敦字孺卿

名嚴名敦

曰游俠必以信相保而成事故曰任俠以其輕薄合已也

一也舊本音注類作俠注汝上有吾欲二字

若作君

哀旨云言死者危辭以暢之也

伯高名述後漢人

權本注上重作儀

李良名保後漢人

援在交趾時馬援在交趾郡還書誡之曰還書於家以戒諭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汝輩聽聞人之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於耳雖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人言人之過猶不欲聞况自己口出乎好議論人長短若喜好議論人長短得失則妄是非正法妄自是非國家之正法則必犯憲章矣此吾所大惡也此二者是我之所甚惡者也○惡去聲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吾願就死而不願聞子孫有此薄行

龍伯高敦厚周慎姓龍字伯高者性至太守其為人也敦篤而厚重周密而謹慎

口無擇言出乎口者皆中乎理無可揀擇之言謙約節儉其律身也謙遜省約節制清儉廉公有威其臨下也廉公有威重吾愛之重之吾喜愛之敬重之願汝曹效之此誠

杜李良豪俠好義姓杜字李良者官至司馬其為人也豪傑任俠而且好義

人之憂人有憂亦為之憂樂人之樂人有樂亦為之樂清濁無所失人事清濁一以

人之憂人有憂亦為之憂樂人之樂人有樂亦為之樂清濁無所失人事清濁一以

舊本注輕俠作通輕俠客今從句讀

吳氏曰鴝鵒皆鳥而界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

三國志蜀志

舊本救作劫今從小學諸本後主字公嗣

舊本注無上為字今從集疏所引合璧三國志諸葛亮傳

周遍無父喪致客

後父之喪致有吊問之客

數郡畢至數郡之人盡至其間吾愛之

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此正輕俠之事不願汝輩效法之也

效伯高不得

法乎龍伯高雖不得似其敦厚周慎也

猶為謹救之士

猶足以自守而為謹慎嚴救之士

所謂刻鵠

不成

雖不得成其形

尚類鴛鴦者也

尚猶相類鴛鴦之為近似鴻鵠

效季良不得

今取法乎杜季良不得似其豪俠好義

陷為天下輕薄子

則狂妄自恣而反陷所

謂書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而反類乎狗

漢昭烈將終

即位于蜀號先王謚曰昭烈皇帝將終謂將死之時

救後主曰

戒子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禁止辭言一念一事之惡者雖甚小而若為之便為愚為不肖况禍之所生亦不在大耶

勿以善小而為之

一事之善者雖甚小而若為之便為聖為賢况慶之所積亦由於小乎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

覆姓名亮字孔明躬耕南陽先主劉備三顧而起以為相卒諡忠武侯教其子名瞻字思遠

君子之行

章句云澹泊儉之至也奢侈必迷於貨利澹泊故無他慕而志慮明德之所以養也寧安也靜而安焉靜之至也躁動必易於作輟寧靜故有恒而可致遠身之所以修也示蒙句辭云以下詳說須靜之意靜者以儉者必靜故後段只說靜吳氏曰學非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以成才非寧則氣質所拘而才無以廣章句云惜滿肆也慢懈惰也陰傾危也躁輕浮也

舊本險作儉今從小學諸本

柳氏家訓 舊本注柳作柳 唐柳公綽之孫

集或壞上有夫字

聲 靜以脩身

寧靜則心不妄動故可以修身

儉以養德

清儉則心志收斂故可以養德

泊無以明志

非澹泊則心不清而為外物所汚故無

非寧靜無

非寧靜無

以致遠

非寧靜則心不定而為外物所撓故無以致其遠大

夫學須靜也

且大為學者須欲心志寧靜也

才須學也

人有才識須欲為學以資其才識也

非學無以廣才

不學則為氣質所拘而無以克廣其

才非靜無以成學

非寧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以成就

惰慢則不能研精

則放肆無拘不能研審其理之精微此不慎之患也

險躁則不能理性

急躁則狂妄自恣不能理治其己之

年與時馳

青妙之年與時馳騁而往

意與歲去

求道之意與歲相逝而去

成枯落

若木之逢秋遂成枯槁搖落

悲歎窮廬

才學無成悲感嗟嘆於窮廬之中

及也

雖悔其時之邁將復何所追及也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曰

清仲郢之

子仕唐至御史大夫

壞名災已

毀壞名聲災禍身已

辱先喪家

玷辱先祖喪敗家業

句讀云此言不勤儉之失

舊本注圖作畧 舊本白作泊今從小學諸本

又悅作說有說音悅音注今從小學諸本 惜莫孔句讀云於當世之事安識之以為笑 解音蟹 願音怡

舊本唯作惟今從小學諸本 又戲作戲今從集疏注同 嫉音疾

漢書陳餘傳蘇林曰所取新者也 衷旨云養欣變者皆奴僕之事也故即以名之

小學

嘉言

六

其失尤大者五所失最大者宜深誌之當切記之其一自求

安逸其第一節言利己之過靡甘澹泊惟好華麗不音其分淡薄苟利於己

苟有利益於己不恤人言不顧恤他人之言議其二不知儒術其第二節言不讀書之過不知儒者

術法不悅古道不喜古情前經而不耻遇諸前聖經書則昏憒而不知羞耻

論當世而解頤遇說當世之事不詔其理則解綏頤頰發笑而已身既寡知自身既寡知寡少知識

惡人有學却及疾惡他人之有學問其三勝己者厭之其第三節言不親善人之過有勝於

我者惡之佞己者悅之諂佞我者喜之唯樂戲談惟樂戲談諛談論莫思古道

不念古人道德之重聞人之善嫉之聞人有善行嫉妬之聞人之惡揚之聞人有惡事播揚之

浸漬煩僻漸染於偏頗邪僻之行銷刻德義銷鏤刻剝其道德仁義之美簪裾

徒在此等之人士大夫之冠裳徒在其身所養何殊與奴僕之優養其身有何異其賤哉○所音斯其四

舊本銜作啣今從集疏注同 藥魚列反

吳氏曰權要有權而當要路者 句讀云資猶品也 級廣韻云等級 猜說文云恨賊也 猜倉才反 句讀云古人以右為尊

又云刻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宋文鑑

崇好優游其第四節言好飲酒之過嗜麪藥麪藥造酒之物謂我飲酒也以銜

杯為高致以銜酒盃為高尚風致以勤事為俗流以勤職事為鄙俗流輩羽翼

易荒務習之易以怠荒覺已難悔及至覺悟其非已難追悔其五急於名宦其弟

五節言貪仕進之過 謂急欲求為顯宦 匿近權要隱匿其身親近於權貴要之家以求其人也一資半級

謂其一官半職 雖或得之雖或可眾怒眾怒然眾人憎怒鮮有存者

雖得之終必失之也余見名門右族謂我嘗見顯名之門尊貴之族莫不由祖先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無不由於父祖盡忠盡孝克勤克儉以成立其家業莫不由子孫頑

率奢傲以覆墜之無不由於子孫愚頑粗率奢修驕傲以覆墜其家業成立之難如升

天有父祖成立家業之難覆墜之易如燎毛子孫廢墜家業如火燎毛之易○易去聲燎音料

言之痛心我今言之痛切於心爾宜刻骨謂當深誌之不可忘也○范魯公質

音稿 景字師四 從去聲 景

舊本悌作弟今從小學諸

注懼作慎 戰々兢々詩

小旻篇 造次論語里仁篇 造七

到反 舊本注悌作爵 諸廣韻

云之也於也 學而論語子張篇朱子

曰優有餘力也 不患

里仁篇及諸篇凡四見文

皆有異 恭則學而篇朱子曰恭

致敬也禮節文也 舊本注無蓋致云六字今

從吳注 句讀云自卑

尊人先彼後已致恭之事

為宰相 范魯公宋太祖時封魯國公 從子景嘗求奏遷秩子

兄之子即侄也名景嘗請求於魯公欲奏聞遷升其官之品秩 質作詩曉之其畧曰 戒爾

學立身 教爾學立身之道 莫若先孝悌 不若先 怡怡奉親長 怡

然和悅奉事 父母與長上 不敢生驕易 不致生驕傲 戰戰復兢兢 戰戰然

戒謹 造次必於是 雖然急遽苟且之時亦必於此者而不可忽 戒爾學干祿 汝

學于求俸 祿之道 莫若勤道藝 不若勤學於日用常行之道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藝 嘗聞諸格

言 格言格 學而優則仕 學問克足則可 不患人不知 學

優不患人不知我 惟患學不至 惟憂我之學識有所未至無以見知於人 戒爾遠耻辱 教

欲遠去 耻辱 恭則近乎禮 蓋致恭當近乎禮過則失乎論不及 自卑而

尊人 自己謙卑而 先彼而後已 凡有所得必先於他人而後於自己 相鼠與茅

也 相鼠詩篇名也蓋譏人之無禮茅鴟逸詩也蓋譏人之無敬 相去聲鴟之反 宜鑑詩人刺 當鑑明詩

為戒也 戒爾勿放曠 教汝勿要 放曠非端士 若放肆疎曠則非是端正之士

周孔垂名教 周公垂示以德行道藝之名教 齊梁尚清議 朝

梁朝世宗尚老 莊清虛之談 南朝稱八達 南朝晉宋齊梁之世也謂晉時胡毋輔之

終日散髮裸袒酣酒尚清虛之談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遠八人

故南朝之人稱其為曠達之士 千載穢青史 古人以竹簡書 戒爾

勿嗜酒 教汝勿 狂藥非佳味 酒乃亂德之狂 能移謹厚

性 飲之能變移 化為凶險類 化為凶惡險 古今傾敗者 自

至今有以嗜 酒傾貶國家 歷歷皆可記 非此一人歷歷 戒爾勿多言 汝

多言 者煩而聽者厭 苟不慎樞機 樞戶樞戶 是非毀

閉機弩牙弩由之而張弛人之言 災厄從此始 災禍厄難 是非毀

小學合璧

嘉言

七

已集成厄作危 舊本

注論下有若字 譽平聲

按擬字與云像也言以契

之厚像易之辭也 金蘭

易繫辭傳揚氏曰金玉堅

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聲

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聲

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聲

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聲

譽間是非善惡皆有定論妄 適足為身累必取羞辱適足 舉世

重交游舉世之人重朋 擬結金蘭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忿怨容易生小人之交一言不合 風波當時起風之激水波

所以君子心所以盛德 汪汪淡如水汪汪浩蕩貌淡然如 舉

世好承奉舉世之人喜 昂昂增意氣昂昂然以為得勢 不知

承奉者殊不知人 以爾為玩戲以汝為玩弄戲諸 所以古人

疾所以古人 濂篠與戚施濂篠其形擁腫而不能俯口剛者似之

舉世重游俠舉世之人多 俗呼為氣義時俗呼為尚 為人

赴急難人有急難仗此 往往陷囚繫往往陷身囚 所以馬

援書馬援知時俗 殷勤戒諸子其語意殷勤懇至 舉世賤清

云約舉前事曰往々 舊

本麗作侈 衣去聲

揚々史記管晏傳 句讀

云自得之意

舊本遭作遭今從小學諸

本

注爵並作祿 懼作慎

威々論語述而篇程子曰

多憂戚

舊本唯作惟今從小學諸

本

素舉世之人輕 奉身好華侈奉養其身尚 肥馬衣輕裘肥

壯之馬衣輕煖之裘 楊揚過閭里揚揚然自謂得意 雖得市童憐雖得市

之所愛憐稱其豪富 還為識者鄙還為識道之所 我本羈旅臣范質自謂

朝已國舊臣今羈寓新朝而為客旅之臣 遭逢堯舜理稱堯舜者謂宋太祖之受 位重

才不克今幸為宰相自愧爵 戚戚懷憂畏戚戚然驚動 深淵

與薄冰路之唯恐墜譬如在深淵之側與薄 爾曹當憫我爾

當矜憫我保受之難 勿使增罪戾勿使恃勢怙寵 閉門斂蹤跡汝當閉門

跡縮首避名勢縮首以迴避 勢位難久居權勢為位 畢竟

何足恃終久不 物盛則必衰物有榮盛之時 有隆還有

替有隆盛之日還有廢 速成不堅牢成者必不堅牢 亟走多顛

下有作以

躑 人之急疾而行 者必致蹉跌 灼灼園中花 灼灼然鮮明 早發還先萎

先於萬木而開發 遲遲澗畔松 遲遲然久遠 鬱鬱含晚翠 鬱鬱

然含歲晚翠 賦命有疾徐 人之命稟賦於有生之初富 貴之來有疾而速有徐而緩 青雲難

力致 仕宦自有定命 寄語謝諸郎 諸郎諸子姪也寄 此語致謝於諸郎 躁進徒為

耳 若急進於時 徒為勞心耳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 姓邵名雍字堯夫 河南人宋哲宗朝

賜謚康節後從祀孔子廟庭 上品之人 生知之美 氣質清明 不教而善 待

教戒而行善事 中品之人 尋常 教而後善 必待教戒而行善 事學而知之者也 下

品之人 氣質 教亦不善 雖教導之而不行 不教而善非 善事困而不學者也

聖而何 非生知之聖 人而是何人 教而後善 非賢而何 非學知之賢 人而是何人 教

亦不善非愚而何 非困而不學之 下愚而是何人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

吉字彙云休祥也

舊本注無仲字今從集成 及集疏待作行句讀 云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 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愚 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 必不可以為賢也

皇極經濟書 孫名傳

人上有如字 諸桃天篇 朱子曰灼灼華之盛也 集疏早作登 詩晨風篇朱子曰鬱茂盛 貌

舊本注上稱也以上十二 字分在本文上謂也下 凶爾雅釋詁疏云謂咎惡 也 句讀云此一節言為 尊者為吉人

舊本注得下有如字

舊本注過作過 舊本注過作過 舊本注過作過

舊本注作殞今從小學諸 本注及音注並同 吳氏 曰殞身滅性禍止一身故 故曰大

舊本注作殞今從小學諸 本注及音注並同 吳氏 曰殞身滅性禍止一身故 故曰大

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由是而知為善者吉人之稱 也為不善者凶人之稱也 吉也

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目之視必 耳不聽非禮之聲 耳之聽 必由乎

口不道非禮之言 言必由 足不踐非禮之地 足必由 乎正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 親近賢者如就 芝蘭欲得馨美

也 避惡如畏蛇蝎 遠避惡人如畏蛇蝎 或曰不謂之吉人

則吾不信也 則我必說 凶也者語言詭譎 詭譎詐 動止

陰險 動靜之間 好利飾非 好愛財利不顧仁義 貪淫樂禍 貪

淫欲而不顧廉恥樂 疾良善如讎隙 疾妬良善如讎 犯刑憲如

飲食 自犯刑戮憲章 小則隕身滅性 犯刑之小禍止一已殞沒 其身滅絕性命 隕音九 大

則覆宗絕嗣 犯刑之大禍及同姓 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

舊本注泰作泰 無吉人
六字

呂氏童蒙訓

舊本注過作過

論語雍也篇朱子曰可者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舊本何作向今從小學諸
本

小學合璧

嘉言

十

不信也 則我必說 是惡人 傳有之曰 書傳泰誓 之篇有言 吉人為善 吉人作 為善事

惟日不足 惟日孜孜只 思行不盡善 凶人為不善 凶人作為 不善之事 亦惟日不

足 亦惟日孜孜只 恐為惡不及 汝等欲為吉人乎 汝等存心願為善 事而為吉人乎 欲為

凶人乎 願為惡事而為凶人 乎蓋戒之至深切矣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 先

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 不過循其性之本善而 行設使勞力費財 如此而不

為君子 如此之難 不為君子 猶可也 不勞己之力 既不勞苦 為辭也

不費己之財 不傷費己 之錢財 諸君何不為君子 有何所憚 不為君子 鄉人

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 如此之故 不為君子 猶可也 猶

以為 以為 父母欲之 為君子者父 母之所願欲 鄉人榮之 鄉人之 所貴重 諸君何不

為君子 有何所憚 不為君子 又曰 於此又 教之曰 言其所善 出之於口者言其 所以為善之事 行

其所善 反之於身者行其 所以為善之事 思其所善 存之於心者思其 所以為善之事 如此而

不為君子 三者內外皆善無往而不 善其不為成德之君子 未之有也 未有 此理 言其不

善 出之於口者言 其為惡之事 行其不善 反之於身者行 其為惡之事 思其不善 存之於 心者思

其為惡 如此而不為小人 三者內外皆為不善則無往 不惡其不為下品之小人 未之有

也 未有 此理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 公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宋紹 聖四年進士官至寶文閣直學

程純公也希文范文正公也二公皆少有經綸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明

天下之志學者立志要以二公之事業自期待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明

至本 其立心也要以盡忠盡信不欺 詐為主為本則無浮薄之失矣 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

其行己也要端正而又莊嚴清白而又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謹慎見其有操有守而無邪曲之行矣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下惡下有欲字

舊本其上有善字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命在 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在 之所思而已

司氏家錄 三子長曰寅 次曰寧次曰宏 集疏云 初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 檢討盡出寧手 說文云 志者心之所之也 吳氏 曰朱子稱明道下四歲便 學聖人郊文忠公浩稱其 得志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藍田呂氏稱其自任之重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一善成名其自信之篤也 朱子稱文正公自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歐陽 公稱其少有大節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無一動其

小學合璧

心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

文正公之志也

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

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

善終非聖賢之徒衷非吾

心外復有忠信也而人非

自知為吾之主所謂求往

為客常任為主是也

請云操執皆守也端正

惟守者能之也操平聲

諸本注同句讀今從小學

為政之方熊氏曰惟明

敏可以立身果斷可以早

決朱子曰為學之要惟

事之求其是去其非

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

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竹簡書法律也句讀云

此注及句讀而義可兼用

分在本文為政以上六字

切作餘今從小學諸本

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

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

此又欲之大者故特以切

居於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其臨事也要以明白敏達果敢決斷以

辨其事之或是或非而無昏惑之患矣

又謹三尺三尺律法也居考求

立法之意而操縱之詳審國家立法度之意隨時制宜以斯可

為政不在人後矣則可以治政事汝勉之哉汝當勉勵治

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凡正心脩

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從古之聖人賢人制為禮法無媒不

其可忽乎其可輕忽古靈陳先生為僂居令先生名襄

州侯官縣人古靈先生所居交無幣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

之村名也為僂居縣之令尹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為

治下父教子以慈兄友弟恭兄待弟以愛子孝弟事兄以敬

子事父夫和以義妻柔以正男女有別內外有別子

弟有學愛親敬長禮義鄉閭有禮歲時往來燕飲酬酢貧窮

助鄰保之情慶吊無墮農業無得怠惰耕農無作盜賊無得妄

患難會之困窮水火親戚相救親戚之誼婚姻死喪鄰保相

以辱先無得學為賭錢無好爭訟無得好為爭訟無以

惡陵善無得持己之無以富吞貧無得持己之行者讓路

各相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鬚髮頹白

道路不使負重於背戴則為禮義之俗矣能盡此道為禮

右廣立教凡十司馬溫公曰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朝進士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不得擅必咨稟於家長自施行

凡事必當咨謀稟白於家長而後方行○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

則教令出於家長故家政可得而治矣

居於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居於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其臨事也要以明白敏達果敢決斷以

辨其事之或是或非而無昏惑之患矣

又謹三尺三尺律法也居考求

立法之意而操縱之詳審國家立法度之意隨時制宜以斯可

為政不在人後矣則可以治政事汝勉之哉汝當勉勵治

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凡正心脩

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從古之聖人賢人制為禮法無媒不

其可忽乎其可輕忽古靈陳先生為僂居令先生名襄

州侯官縣人古靈先生所居交無幣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

之村名也為僂居縣之令尹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為

治下父教子以慈兄友弟恭兄待弟以愛子孝弟事兄以敬

子事父夫和以義妻柔以正男女有別內外有別子

弟有學愛親敬長禮義鄉閭有禮歲時往來燕飲酬酢貧窮

助鄰保之情慶吊無墮農業無得怠惰耕農無作盜賊無得妄

患難會之困窮水火親戚相救親戚之誼婚姻死喪鄰保相

以辱先無得學為賭錢無好爭訟無得好為爭訟無以

惡陵善無得持己之無以富吞貧無得持己之行者讓路

各相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鬚髮頹白

道路不使負重於背戴則為禮義之俗矣能盡此道為禮

右廣立教凡十司馬溫公曰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朝進士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不得擅必咨稟於家長自施行

凡事必當咨謀稟白於家長而後方行○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

則教令出於家長故家政可得而治矣

居於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居於君集疏云陳襄薦司

舊本注速行以上九字分在本文之命下 省悉并

舊本有遷在所上今從小學諸本

注或作式 所作即今並從集疏所引合璧

命下有而行二字

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竹田定直曰委曲不是枉理而從即是委曲婉順之意

橫渠雜說

舊本注之言以上十九字及音注分在本文母下之言下有為器二字

記而佩之受父母命令即當速行命非一端或行有不逮時省而速

行之時時省察事畢則返命焉事已訖則入面而或所命有

不可行者或父母所命之事恐害於則和色柔聲和悅其顏色

具是非利害而白之陳其事之或是否待父母之許必

父母警然後改之然後改之以改行若不許若父母堅執苟於事無大

害者亦當曲從亦當委曲順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若以其命而

直行已志而竟以已見為是雖所執皆是雖所執已猶為不

順之子亦為逆命况未必是乎况未必合理而○橫渠先

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舜盡事親之道其為父頑母罵

不近人情其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口不道忠信若中人之

性若常人情性又其愛惡若無害理其父母所愛所惡必姑

順之必曲順從之若親之故舊所喜若親之故舊之當極

力招致為子者當竭力招賓客之奉至於賓客當極力營辦

當竭力經營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

不可計營措辨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然又當自營集使親

難度親心樂其所養苟使見其為而不易若使父母見其則亦不安

矣則心亦○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嘗論瞽瞍至頑常欲殺舜而

父慈各止其所謂定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所言只為天下無

有不是者皆由其子了翁聞而喜之曰了翁陳忠肅公也聞唯

不能如舜之孝也了翁聞而喜之曰了翁陳忠肅公也聞唯

句讀云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辭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為人乎惡去聲

舊本注無竭字 周官考工記鄭氏曰辨猶具也

強上聲

易音異

羅豫章孟子說 蓋文質宋人程氏之學從之龜山楊時之傳之羅從彥之朱文公孟子離婁篇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朱注有小異又親下有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亦莫不勉而為孝所謂化

也四十二字 舊本注由 作非 爲去聲 竹田定

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天下之爲父子者其分始定

彼臣弑其君 弑下殺 上殺

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 嘗起於一念之差見

與明詰用的字同 輔氏 曰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

庸醫 擇付託性命於庸常之醫 比之不慈不孝

先生嘗曰事親奉祭 事親者當自盡其孝順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 是者哉 真氏曰罪已而

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所以孝子之養親者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也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亂臣賊子之心也○程子

比之不慈不孝 養子者比之不 慈之父子事親者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外書 舊本注託作托 章句云親子有病委之庸

庸醫 擇付託性命於庸常之醫 比之不慈不孝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醫道也且知言知人未以 人字說得為人道也然推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已累識醫道也遺書推其 本也此二章互相發明也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不可混說○橫渠語錄○ 程氏遺書 舊本昏作婚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今從小學諸本 注無上 冠以責成人昏以兼宗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又云此字指報本 程子曰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始與鳥獸無異矣 指南云木有水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本無出字今從呂注補之 姓下有月祭二字 初作始今從本注 家必云句讀云此言祭禮之大略 本注云古者廢人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思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 廟必云又云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父母未而連食新鳥則 是死其親而無其心矣 諸侯於五月者爲首時也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冬至祭始於春物生 之始李秋物成之始忌日 親之始李秋物成之始忌日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行追遠之禮 司馬氏曰 三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首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 享太廟用孟月云以此私 家不敢用孟月又云此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 別於廟中冬至云本注云無 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考妣享之 古無此祭伊 始以何語類九十卷云 始以何語類九十卷云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 古之類 立春本注云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知禮義 則雖童幼之人習見之 則雖童幼之人習見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 冠禮既冠而娶

之道也 古者二十而冠未冠皆為童子名而不字所以教遜弟別成人之道也 成人者 所謂成人者 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 將責以為人子以盡孝親之禮為人弟以盡敬兄之禮為人臣以盡忠君之禮為人少者以盡順長之禮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將要

忠順四者之禮 忠順四者之禮 其禮可不重與 由是而知冠禮之禮責於其人 冠禮之廢久矣 溫公嘆曰冠禮不行已久

近世以來 近世溫公自謂宋時 人情尤為輕薄 世衰禮廢人情 有官者或

不知厚 不知厚 生子猶飲乳 養子 已加巾帽 即加巾帽於首 有官者或

為之製公服而弄之 冠者責以成人之道今乃以飼乳之子為之裁製公服以為玩弄之具○為音位 過

十歲猶總角者 其有年過十歲猶總髮為角而不冠者○過平聲 益鮮矣彼責以四

者行 彼雖加以冠服欲責以孝弟忠順四者成人之禮 豈能知之 豈能知曉此義 故往往自

幼至長愚騃如一 其愚頑痴蠢始終如一 由不知成人之

李秋語錄云某家舊時祭之外有冬至立春春三祭後以冬至立春春三祭似借舊祭禱而用其生祭之適值某生日在李秋遂用九月十五日朱子家禮云繼禱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忌曰鄭氏曰正寢今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擴之同室難以獨享也於舊本注主作主人家學諸本遷在件下今從小又條件俗號物數曰若干件○溫公書儀舊本曰下有司馬溫國公言注句讀云成人者非謂形骸異於童子也將責以孝悌忠順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為人故冠為成人之道行去聲舊本注字下有故冠者三字今從呂注意親之禮以上十三字分本文人子下禮上有道字兄以上九字分在禮上有道字君之禮以

上九字分在本文人臣下者以四字作者當行之行兼盡孝親忠君順君氏曰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廿而冠自十九而下皆為童子凡為童子以事長者為之事也紉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教遜弟也句讀云巾帽士庶所著者集疏官作宦章句云有官謂宋時因父祖任朝官或郊祀覃恩或遺表恩澤子孫雖在襁褓得授以官故有製公

服戲弄之者 伊川先生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此語出文仲子冠所以責成人既冠矣且不以成人成人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德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粹倉沒反先無篤字鄭氏曰棺在庭中歛尸所謂殯也衰類篇云同綴喪服也句讀云言父

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 能畧曉孝經論語意 然後

冠之 然後可加冠於首而冠之 斯其美矣 此其可以責成人之道則為美矣 ○古者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 古人居父母之喪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已殯飲親戚為粥以勸之食 齊衰

水飲 齊衰下縫也衰裳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以極麤麻布為之而緝其下邊也疏粗也食飯也以麤米為飯也水飲謂但食水湯也○齊音

不食菜果 不可食滋味也 父母之喪既虞 父母之喪既葬

卒哭 卒哭者卒去廬中之哭也三虞之後遇剛日行卒哭之祭自是哀至

不食菜果 謂味可享 基而小祥

疏食水飲 可食水糲 不食菜果 謂味可享 基而小祥

服戲弄之者 伊川先生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此語出文仲子冠所以責成人既冠矣且不以成人成人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德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粹倉沒反先無篤字鄭氏曰棺在庭中歛尸所謂殯也衰類篇云同綴喪服也句讀云言父

朝夕哭 朝夕哭 不食菜果 謂味可享 基而小祥

年加服嫡孫父卒為祖母

若高祖母義服為繼母

齊衰杖期正服嫡孫父

卒祖在為祖母義服夫為

妻不杖期正服祖父母

本疏作疏今從小學諸本

注及音注並同注衰以

下闕一字布作衣今並

從兵注舊本果並作菓

今從小學諸本食音嗣

虞按甲丙戌庚士為剛

日乙丁巳辛癸為柔日

鄭氏曰骨肉歸于土塊氣

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妨

惶三祭以安之卒哭章

句云卒止也止無時之哭

惟朝夕各一哭也賈氏

曰唯朝夕各一哭也賈氏

時之哭朱子家禮云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

祭漸用吉禮期而小祥

吉也期並音基醯字

雞反小祥大祥舊本注

上周作週自下並無初

字孔氏曰大祥食醯醬

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

其周年也是日易練服

祭用吉禮故謂之小祥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

已越三年則除喪矣故謂之大祥

中月而禫禫除服祭名也中月謂大祥之後閏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不計

禫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也○禫徒感反

飲醴酒必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脯之類味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

昌邑王奔昭帝之喪漢朝武帝之孫昌邑王名賀昭帝

於路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廢賀為晉阮籍負才放誕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

長猶尊也不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

肉於公坐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

居武帝憂帝之喪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

帳別立爨厨帷帳以為飲燕之所會長史劉湛入

命臠酒炙車螯臠羊豕臂也炙燒也車螯海蛤也

劉湛作公當今不宜有此設公謂義真也當今居父之喪必須

色而言公當今不宜有此設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真曰且甚寒甚寒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甚寒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食菜果謂始可烹

又甚而大祥二周年也

食醢醬始可食醋與醬則稍加食

禫祭之後始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又甚而大祥二周年也

食醢醬始可食醋與醬則稍加食

禫祭之後始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

為異望不酒至酒至湛起劉湛起既不能以禮自

處居喪飲酒既不能以又不能以禮處人遇我設酒又不隋煬

帝為太子又隋朝煬帝居文獻皇后喪居其母文帝之后獨孤

每朝令進二溢米一手所盛曰溢以米一升分為二十四分而私

令外取肥肉脯鮓而灌自令人取置竹筒中藏置於以蠟

閉口用黃蠟封閉竹筒衣襪裹而納之襪即袖也今人謂之袂是

也○襪音僕湖南楚王馬希殷又五代時據湖南之葬其父

武穆王之曰安蓋其父武穆猶食雞臠尚食雞肉羹其官

屬潘起譏之曰其在下官屬姓潘昔阮籍居喪食蒸豚蒸

居親之喪而食蒸熟之豚熟猪肉也昔晉朝時阮籍何代無賢何代無食肉之賢者然則五

當作啜字典云啜亦作暖
温也炙音隻舊本音
注反又音而作而反
音教作齧教字注且作
煬帝諱廣煬音恙
舊本注又下並有如字

禮喪大記篇鄭氏曰一溢
廿四分升之一也
云溢一手所握也竹田
定直曰古制不可詳考
制又異不必強索而可也
只云一手所握者雖疎略
反得簡當

集疏裹下無而字章句
云衣襪包衣之也帛三
幅為袍裏音果
希聲字若訥

殷字霸圖
阮籍見上舊本豚作朐
今從集成及集疏注並同
有朐音豚音注

詩何人斯篇朱子曰覲面
見人之貌漢書賈誼傳
顏師古曰恬安也

温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
飲又明日大飲飲去聲
舊本實作朋今從小學
諸本

注相與及音注遷在本
文飲暇下

嘉言

嘉言

十六

代之時然則梁唐晉居喪食肉者若馬希聲親之人猶以為

異事當時之人禮法嚴肅猶是流俗之弊是知其飲酒食肉其來

甚近也非自五代今之士大夫居喪温公自嘆今我宋朝食

肉飲酒公然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又甚至於無禮者

覲然無愧見入而安於無禮不人亦恬不為恠人之見聞

自是不以此為恠異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甚可乃至鄙野之

人或初喪未飲或父母始死其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親

賓朋則携酒饌前往慰勞賓朋則携酒饌前往慰勞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

連日相與勸酬飲酒及葬亦如之及至葬親之日亦如初喪甚者

初喪作樂以娛尸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及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其有盛於無禮者當初喪之時舉及殯葬

凡居云句讀云禮也

若有云又云權也
集或飲酒食肉作食肉飲
酒
舊本注疏作蔬

素作飲 羸倫為反

權舉珍羞作珍饈 又被
作披今並從小學諸本
樂音洛
衰音崔

小學合璧

嘉言

十七

殯葬埋之則以樂導輜車輜車喪車也則以音樂在前而號泣隨

之而子號慟涕泣隨於輜車之後亦有乘喪即嫁娶者亦有承父母之死喪即嫁女娶妻者○乘平聲

噫傷嘆聲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乃至於如此此而壞亂

其禮凡居父母之喪者温公又教人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於大祥未除服

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暫且飲酒食肉以養其生疾止

疾愈亦當復初亦當如初時不可飲酒食肉必若素食必若疏素之食不能下咽

不能下咽咽音煙久而羸憊素食之久至身體羸瘦氣力衰憊○羸音雷憊音敗恐成疾者可

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助其口腹之滋味不可恣

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不可忘其哀戚而恣意食肉飲燕作樂是則雖被

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其心實與常人無異不有父母之喪禮也唯五十以上血

舊本注飲酒食肉作酒食

舊本聽作听今從小學諸本注同

句讀云法謂法律復扶

又反

舊本撲作撲又室下有

以字今並從小學諸本

陋說文云陋陝也李

氏曰古者父母之喪倚水

為廬在中門之外東方北

戶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

柱楣剪屏乃西鄉開之今

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

之制也賈氏曰九言次

者倚廬室以下總名孝

子次於中門外哀親之在

外斬衰者謂斬三外布為

衰裳本注云苦謂葛薦

音注說文云下有整音擊

壞也鄭氏曰麻在首在

腰皆曰經首象緇布冠之

缺項經象大帶絞帶象

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必藉飲酒食肉以扶持奉養其身體者則不必然

耳則不必如此執禮也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其有居親之喪忘哀聽樂及嫁娶者

國有正法國家自有正法以治之此不復論於此不復論及之○復浮去聲○父母

之喪言居喪男女當有內外之別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男子

居外故以中門為限而就於外擇樸素鄙陋之室以為喪之室次

斬衰不緝下者謂之斬衰不曰截而曰斬者言孝子之心若斬到之痛也

○衰音催寢苫苦藁草也寢苦者哀親之在草也枕塊塊土塹也枕塊者哀親之在土也不脫經帶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也婦人

次於中門之內別室婦人喪次於中門之內別置一室撤去帷帳衾褥華

麗之物撤除也帷帳衾褥與夫華盛艷麗則非當御之物皆當除去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

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又引故事以見古人居喪內外

小學合璧

在冠衰之上故舉經帶而
言也 句讀云親賓至則
同賓主之 舊本注廷作
廷 上當作常 男子壽
童句云居喪遠嫌也 壽
字承祚誤三國志 舊本
遺作遺 又九作九 今並
從小學諸本注並同 注
不謂作 說文云凡人
壽利曰坎 章句云謂
壽利曰坎 章句云謂
坎音可 為去聲

古法云以代古惡車婦人
以布幕車 李氏曰古
惡車謂不美之車也 古
始乘乘木車 卒哭乘素車
既練乘藻車 大祥乘素車
禭乘漆車 又曰按魏志
云浮屠正號曰佛 陀與
浮屠聲相近 皆西方字其
未轉為二音 華言譯之則
淨覺 集疏云魏志云或
曰部多 今畧稱佛表宏
漢記曰 漢言覺以覺悟
羣生也 禮曲禮篇陳氏
曰欺詐 誘玉篇云引也
相勸動也 誑古况反也

上為去聲 舊本注之上
以上八字分在本文天堂
下 句讀云殊絕也 佛書容
神 句讀云殊絕也 佛書容
晉以後始盛 真氏曰佛法至
張美和曰釋氏所謂十王
者一曰秦廣二曰初江三
曰宋帝四曰五帝五曰閻
羅六曰變城七曰泰山八
曰平等九曰都市十曰轉
輪之類是也 佛地獄人本
讀云以未有佛法後世有
無天堂地獄故也 佛地獄
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
王者乃佛法所惑耳 集
成云或問生即是氣死則
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
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
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
竟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
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
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
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
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為
用之 推字介北朝人
神文云 現胡的反 隋
志云道家消災度厄之

之嚴謂晉朝時 有疾 使婢丸藥 乃使婢妾
陳壽遭遇父喪 疾身有病 丸制藥劑 客往見之 親
偶往窺 鄉黨以為貶議 鄉黨之人以此貶 坐是沉滯 因坐此貶
見之 鄉黨以為貶議 責而形於議譏 嫌疑之際 大抵事之
泥 坎珂終身 言陳壽坐貶議以致終身不 嫌疑之際 有可嫌可
帶 坎珂終身 得善名若車行之不利也 嫌疑之際 有可嫌可
者 不可不慎 戒之不可 不謹慎 父母之喪不當出 凡居父母之喪
枕塊雖有一切世 務不當容易出也 若為喪事及有故 有不得已之大故 不得已
而出 不可得 則乘樸馬 則乘駟樸素之 布裹鞍轡 以布包裹其鞍
飾也 轡音秘 世俗信浮屠誑誘 浮屠釋 凡有喪事無不供佛
飯僧 飯音貢 云為死者減罪資福 釋氏之誑誘云消滅生前
使生天堂受諸快樂 使其超生天堂之 不為者必入地獄
不供佛飯僧者 入地獄 剉燒春磨 剉 剉火燒 受諸苦楚 受諸般
殊不

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
施 且無所 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 佛本西域胡人自漢明
人固有死而復生者 歷世之久億兆之衆固 何故都無一人
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 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之內以現
於真真之 此其無有 此總結上文而深言天 而不足信也明
矣 而不足信奉之 顏氏家訓曰 顏氏名之推作 吾家巫覡
符章 女曰巫男曰覡符章即今道士書符拜 絕於言議 吾家於此四者
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當遵我之訓勿得為此妖怪 伊川先
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 若遇生身之日當思念父母鞠
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更何忍設酒饌張 若具慶者可

神文云 現胡的反 隋
志云道家消災度厄之
用之 推字介北朝人
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為
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
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
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
竟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
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
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
成云或問生即是氣死則
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
無天堂地獄故也 佛地獄
讀云以未有佛法後世有
輪之類是也 佛地獄人本
曰平等九曰都市十曰轉
羅六曰變城七曰泰山八
曰宋帝四曰五帝五曰閻
者一曰秦廣二曰初江三
張美和曰釋氏所謂十王

符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
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
具贊幣燒香陳讀曰奏上
天曹謂為除厄謂之章
示蒙句解云絕於言議者
以家法禁之故於此事絕
無有言論評議者○程氏
遺書下樂音洛○葉氏
曰具慶者謂父母俱存者
貝原益軒曰程子以父
母沒後生日為樂者為非
是賢者之至情固可謂敦
厚之至也今竊以世之敦
人情斟酌之苦節不可負
者非性情之正也禮曰樂
其非性情之正也禮曰樂
自是人情之所不免也為
人子者逢父母忌日思慕
悲哀而食素者固其所也
逢吾之生日思父母生非
之哀而樂而不忘者雖非
具慶亦於愛親之道無所
害唐太宗天資慘刻短於
孝友却為悲數之言乃霸
者矯飾之言而已恐為悖
人情聖人制禮立法順人
情之正而不強為則民上
易從而巳○章句云以上
廣父子之親○本中宋人
章句云如家人和而率

矣若父母俱存而全慶者可以宴樂其親也○呂氏童蒙訓曰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之曾孫也仕至中

書舍人著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君當如事父母之孝以盡心事官長如事兄事官長當如事

兄之弟與猶處也處同官之僚友待群吏如奴當如一家之人必欲其和

僕待群吏當如奴愛百姓如妻子愛養百姓當如妻子必盡其慈處官事如

家事乃吾職分內當然之事治之當如家事必盡其詳○處上聲然後能盡吾之心必是如此然後能盡

我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問有一毫末之做不到處

乃反諸身皆是我之心有所未盡或問簿佐令者也伊川先生

曰邑之主簿之官乃簿所欲為主簿或有作為令或不從縣令不音依從奈何

如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當以至誠心意動之今令與簿

不和如今之縣令與主簿不和只是爭私意只因私意而致爭競令是邑之長且

之以正也如奴僕待之以
親而能教也如家事周而
不苟也舊本注君下無
當字○程長下當作常舊本
下簿作簿今從小學諸本
而令自感動非欲動之而
作意為此也程子曰不
能動人者只誠不足也○不
近思錄九品官人之法
元句讀云一命猶然居法
大位者乎舊本注物居
惠利作則惠利之施○明
道行狀為政通下情為急
薛氏曰未政通下情為急
能正人者身無不正則已
格物言己之身無不正則已
德不足感而後可以正人
懲之不正謂全無防檢之
正也舊本注致作至
程氏遺書舊本注致作至

今乃一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為主簿者若能事親事兄之道以奉事之過則

歸己謂是我不能盡做善則惟恐不歸於令事有得宜則謂非我所能令之功也○明

積此誠意積此誠意以奉承之豈有不動得人豈不感動而便心服其誠信也○明

道先生曰一命之士周禮九命一命即今之第九品官也苟存心於愛物若能

存心於愛人於人必有所濟則其恩惠亦足以及乎人○劉安禮問臨

民程子門人劉安禮問治民之道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當存心以

以平易近民使下民各得吐露其情實也問御吏又問治吏之道曰正己以格物

其大夫非謂非議其過惡下此理最好此理最為忠厚此益古語而程子稱之○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做官方法唯有三事非止一端而其功要唯有三件事曰

三宅緝明曰禮法改作法
度則佳此三者反覆相因
並切事理居官要法莫過
焉

句讀云媪牙婆也此注云
媒婆也按較耕錄云六婆
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樂
婆總婆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盜者幾希然則媪
讀書錄云清心省事居官
守身之要
少為並去聲
舊本猶作滑今從小學諸
本注脫去以上廿六字
分在本文所餌下省息井
滑餌仍更反竹田從
反舊本注利作物今從
集疏所引合璧人雜錄
直曰此章出呂舍人雜錄
也蓋以呂氏之言故首章
集疏後敢作敢復
謹去戰反

舊本只作必今從小學諸
本注舊字以上八字分在
文字下以上八字分在
字分在本文日月以上六
字以上六字分在本文押
字下音注選在舊字下
事類聚姓名部云唐人
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
以為私記故為華書王荆
公押石字事物紀原華
押條云古者書名破真從
草取其便於書難於摸倣
判形也舊軒曰本邦之
辨形也舊本注免作勉
潔須關防小人如文字登
引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
陽事也文選注李善曰
其國及秦漢兼謂之上疏
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
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

清謂廉潔曰慎謂謹守曰勤謂勤於職業知此三者若知此三事為切要則

知所以持身矣則知所以守身可○當官者凡異色人皆

不宜與之相接異色人謂不守常業或有奇異詭術者巫祝尼媪

之類巫祝燒獻紙錢祈祝者尼媪則有內結交通之事○媪音襖尤宜踈絕

當踈遠禁絕之要以清心省事為本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官守之初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

察如魚之吞餌不可脫去不自覺察其為餌也所得毫末而一任

之間不復敢舉動而做官一任之間受其牽制而不敢有所舉行動作大抵作官嗜利

於此推之大抵作官嗜愛財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而吏人乘其汚

可量矣○以此被重譴因此而獲上罪責良可惜也○當官者先

以暴怒為戒做官臨民者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宜小忍必當以驟忿為戒事有不可

當詳處之當再忍詳審處之必無不中必無不中於理若先暴怒只能

自害能自害其身豈能害人又豈能害得他人乎當官處事做官處制公事但務

着實但務誠實如塗捺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假如塗

舊字追改舊判日舊字追改舊判日萬一敗露此等詐偽萬一或有敗露得罪反重得罪反重於原

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非唯得罪設或僥倖而苟免亦非君子涵養

德性以為事君不欺之道也○王吉上疏曰漢宣帝諫議大夫夫婦人倫大

綱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故夫婦者乃人倫之大綱領也大壽之萌也天折年壽皆由始也世

俗嫁娶太蚤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教化修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不識父母之道而有生育子是以教化不明

舊本太作大又子作之今並從小學諸本注子之

通字仲淹王凝之兄王勃之祖父也房玄齡魏徵

等皆出其門句讀云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

字彙云北狄曰虜司馬氏曰今世俗之貧鄙者將

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

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以

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有

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

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

以聽其愈由是愛其女者

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

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

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妄用

汝女或於是質其女以責

窮故婚姻之家往往有

仇讎矣然則議婚姻有

及於財者勿與婚姻可也

○文中子魏相篇○集疏

早作登少去聲舊本

注上之作亡勝音孕舊本

真氏曰古者自天子至於

庶人妻妾勝各有等殺之

妾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

至於妾勝猥多未有不為

家之害者內或陷子弟於

惡外或生僮僕之變無所

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不

可不戒○溫公書儀舊

本注當作常父祖作祖

蓋其血氣未定傷於色而民多大而民多致大折○文中子曰文中子姓

慾是以教化不能修明婚娶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奉事宗廟

時大儒著書曰下以繼承後世而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婚娶而論財

中說謚文中子乃無有人倫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君子見其

夷虜之道也乃無有人倫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君子見其

黨而不入乃無有人倫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君子見其

所居之鄉乃無有人倫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君子見其

禮不聞以貨○早婚少聘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此聖人之不以財為

以偷偷薄也則是教妾媵無數勝從嫁女也使之教人以亂必

是教人以亂其家也且貴而公卿賤而一夫一婦

庶人之職也乃是庶○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

察其婚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當先要審察婦之心性

家法勿苟慕其富貴婚苟賢矣而有德今雖貧賤安知

異時不富貴乎安知其來者苟為不肖若是今雖富貴

今日雖則安知異時不貧賤乎而安知保守其家業婦者家之

富有榮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而安知保守其家業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也婦者內相之主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

若不擇其德慕其彼挾其富貴不知奉養之道鮮有不輕其

一時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不知奉養之道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自恃富貴而養成異日為

患他日壞亂家庸有極乎庸有借使因婦財以致富因得

婦人財賄風為家患依婦勢以取貴依倚婦人之苟有丈夫之志氣

者若有大丈夫能無愧乎於心者乎○安定胡先生曰名瑗字

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凡嫁女子必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女性事夫必能欽敬必能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必欽必戒必能欽敬必能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奉順舅姑必能欽敬必能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必欽必戒必能欽敬必能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必欽必戒必能欽敬必能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本注當作常父祖作祖

學諸本舊本其作於今從小

此言婿之性行當察也

讀云此言婿之性行當察也

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本注當作常父祖作祖

學諸本舊本其作於今從小

此言婿之性行當察也

讀云此言婿之性行當察也

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者娶婦為養必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則婦奉必執

婦道而無輕夫傲上之失○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或

然此論凡取以配身也大凡取婦者所若取失節者以

配身若取失節之是已失節也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

貧窮無託者或又問孤孀固不可取或有夫死執可再嫁否再

是說所以有此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是後半世年老時故有

失節事極大其盟改嫁以懷不義中心羞愧○顏氏家訓曰

婦主中饋言婦人居內專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唯從事於

女工衣服奉國不可使預政朝廷不可使家不可使幹蠱

今通曉古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君子謂夫也如此賢婦

○江東婦女大江之東略無交遊言其風俗之美畧其婚姻

之家其雖有是婚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或至於十數年間

唯以信命贈遺唯以忠信辭命通好致慇懃焉以表其殷

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與人義理造請

逢迎造請干謁人專於外代子求官代子請為夫訴屈為婦夫

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恒代燕趙之間地名夫有人

唐彦思錄集韻云婦不可取曰孀不可取曰寡不可取

分在本文君子下賢作牛難書牧誓篇章句

牛難書牧誓篇章句牛難婦人預政牛難婦人預政牛難

牛難書牧誓篇章句牛難婦人預政牛難婦人預政牛難

牛難書牧誓篇章句牛難婦人預政牛難婦人預政牛難

牛難書牧誓篇章句牛難婦人預政牛難婦人預政牛難

曰注句讀云進食曰饋居饋食婦人主之音嗣饋食婦人主之音嗣饋食婦人主之

曰注句讀云進食曰饋居饋食婦人主之音嗣饋食婦人主之音嗣饋食婦人主之

音字 漢書地理志云趙地 既子夫相聚遊戲悲歌 媚富貴偏諸侯之後宮 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 訂刺史二十石或報殺其 親屬 燕地 承太子丹賓 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 化以爲俗至今猶然 俗 與趙代相類 章句云以 上廣夫婦之別 舊本作 子分作恩 上兄弟作父 圖所載自高祖至玄孫之 外曾祖伯叔父母兄弟姪 父伯叔伯叔父母兄弟姪 伯叔父母伯叔父母兄弟 兄弟之類皆旁親也 從 諸本 本重下有者字今從小學 諸本

民而後有夫婦夫天之生人民也以乾道成男坤道 成如陰陽好合而有夫婦配對之禮 有夫婦而

後有父子既有夫婦之禮則其生 有變化而有父子之分 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既有父 子之分

則其同氣分形 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惟此夫婦父子兄弟 弟三者而已矣 自

茲以往至於九族九族謂已身而上則有父有祖有曾祖有高祖自 已以下則有子有孫有曾孫有玄孫故謂之九族

皆本於三親焉皆原於夫婦父子兄 弟三者至親而起也 故於人倫爲重也

三親乃人倫 不可不篤不可 不厚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

又兄弟者本於父母之身分 其形骸連屬氣脈之人也 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父母左 手提一

人行右手 前襟後裾或前拽父母之襟 或後牽父母之裾 食則同案食則同 案而食

衣則傳服衣則傳 換而衣 學則連業學則相 親肄業 遊則共方出則共 遊一方 雖有

悖亂之人於此之時雖或有悖逆亂 常之人而其天性本善 不能不相愛也不能不 相親愛

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私 其妻 各子其子各愛 其子 雖有篤厚 之人當此之際物我相形天彝 漸泯雖有天性篤厚之人 不能不少衰也於親愛之情 不能不衰也 姊

姒之比兄弟弟之妻曰姊兄之妻曰姒本爲異姓以 之比同氣之兄弟○姊音弟姒音似 則疎薄矣

則其情分 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兄弟之恩本親 原爲疎薄 本厚今使異姓

疎薄之人而聽 猶方底而圓蓋譬如方底之器 而加以圓蓋 必不合矣必與之 不相合

唯友悌深至 唯能友愛其弟悌順 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

夫 不被婦人之言移其親厚 柳開仲塗曰柳開字仲塗宋太宗朝 歷官十二郡太守言

皇考治家孝且嚴皇大也考老也父死則稱曰考以其尊同於君故 曰皇考開父名承翰周世宗朝官至監察御史謂

我皇考在日治家孝 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

於親而且嚴臨於下 聽我皇考訓誠曰聽我皇考 訓誠之辭 人家兄弟無不

俯首低面

道卿語錄

禮曲禮篇曲禮全經云皇 所以大之也考也者成也 成我者也 舊本注下考 作老 句讀云且謂朔旦 示蒙 句解云拜則下手俯身拜 畢上手低面猶致敬也 上上聲

句讀云節量猶言裁處

舊本注圓作員

孔氏曰姊姒婦者兄弟之 互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 婦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 之大小

小學合編

舊本注長作為

集成致作至章句云偏
愛情愛之偏也私藏各蓄
錢財以自私也
集成賊作寇

句讀云若汝也

惴之瑞反

程氏遺書

舊本注門作問

小學合璧

嘉言

廿四

義者九人家兄弟同胞共乳一氣所分無有不是讓義者盡因娶婦入門有乖戾者皆娶婦人入門異

姓相聚異姓之人互相聚集爭長競短爭論己之所長競言彼之所短漸漬日聞漸漬浸潤也言

婦人諸夫之言如水浸物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漸音尖漬音恣使同氣之親其患禍有如賊盜寇仇偏愛私藏以致背戾以致兄弟排義乖戾

分門割戶患若賊讐使同氣之親其患禍有如賊盜寇仇皆汝婦人所作原

所自皆由婦人所為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男子心腸剛正

不被婦人語言之所迷惑者有幾人吾見多矣吾眼見為婦言迷惑者多若等寧有是耶汝

寧有此諸言耶退則惴惴弟婦等遵依誠訓退歸私室則惴惴然恐懼○惴追去聲不敢出一語為

不孝事不敢妄發一言為不孝敬之事開輩抵此賴之閱等至今籍皇考之訓得全

其家云得以全其家之恩義而不分異云語辭也○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

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閭閻里巷之門也小人細民也得一食必先以

食音嗣

食父母必先將以進奉父母夫何故緣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已之口也蓋以父母口腹之養重過於自己口腹之養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必先

將以進奉父母將以下衣去聲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蓋以父母

之奉重過於自己之奉重過於自己至於犬馬亦然至於犬馬亦是如此待父母之犬馬待

母所愛母所愛必異乎已之犬馬亦必重於自己犬馬無一不順其心也獨愛父母之

子至於父母之子吾同却輕於已之子却輕於愛自己之子甚者至若

仇敵其有甚於乖違舉世皆如此舉世之人皆是如此不知親愛之理惑之甚矣

可謂迷惑可謂迷惑○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小雅斯干之詩有言兄及弟矣

兄弟兄弟式相好矣式相愛無相猶矣無得相似言兄弟宜相

好言兄弟宜相不要相學不要相效猶似也猶字即似人情大

舊本音注無下字句讀
云夫愛父母之口馬者天
重於已之口馬者天之
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
於已之子者人欲之蔽也
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
則弟也章句云愛父
母之口馬者無所爭而然
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已之
子者或爭偏愛或爭私藏
其怒宿怨之所積也處兄
弟者若常思為父母之子
其不相愛者寡矣又云
此一章言愛其親者必能
愛其兄弟舊本注咸於
作減所舊本敵作讎今
從小學諸本○橫渠詩說
句讀云式語辭張子
曰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
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
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
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
已舊本注上字作字

學合璧

輟音拙

舊本注以故作故以終
作忠指南云而已字見
已施之外無他念也章
句云以上廣長幼之序
程氏遺書

句讀云無圭角謂去方而
為圓也

橫渠語錄 論語季氏篇
朱子曰善柔謂工於媚說
而不諒 袂眉銳反

加增韻云施也著也葉
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求
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
若朋友其果有益於已乎
故其相親之意無厭相歡

之效尤速 舊本注效作

舊本曰下有呂本中所著
童蒙訓注 分音問 舊
本注無官字 今從句讀
父祖作祖父

集成標題云舉將座主也
三宅緝明曰科舉薦我
者謂之座主 又曰舉將
其加將字者古刺史兼軍
職故其部下郡縣被薦為
之秀孝稱為舉將而後世
遂以名座主爾

章句云以上廣朋友之交
名臣事實

句讀云公二歲而孤親謂
母也 養並去聲
舉取亂反

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人情大抵之病以恩惠故恩不能

終以故思愛不要相學橫渠復戒之曰已施之而已但盡已之

責入可也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近世風俗淺陋鄙以相勸

狎為相與且如交友之道以相歡相狎為以無圭角為相歡愛

以無圭角為相歡愛不如此者安能久如是歡狎無圭角則若

要久交若不衰須是恭敬須以恭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

也君臣朋友一以義合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

柔以相與但擇其儒善柔弱工於媚拍肩執袂以手拍肩以為

氣合自為氣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念怒之氣朋友之際欲

其相下不倦朋友之道於交接之際欲其各故於朋友之間

主其敬者曰相親與所以於朋友之間主得效最速久交之

甚易童蒙訓曰同僚之契謂同僚交承之分新舊官交有

兄弟之義各相親愛有至其子孫亦世講之至其子孫念父

亦世世講明而不忘前輩專以此為務前輩之人專以今人知之者益

少矣今人世降俗薄知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

者又假如舊時薦舉我佐官之任將及後已官雖在上後來我之

在彼曾為我舊任所考察官者○將去聲官雖在上

前輩皆辭避坐下坐前輩之人以舉將有薦辟之恩故於

風俗如此此謙讓安得不厚乎感舊俗之厚而范文正

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蘇州吳縣人姓范名仲淹字希文

知政事時告白於諸子宋真宗朝進士卒謚文正公為參

純佑純仁純禮純粹言汝母文正自謂妻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李氏也吾親文正

去嘉言

廿五

句讀云甘旨美味也

舊本而作時

又已作以今並從小學諸
本集疏早作蚤今親不
云人子享厚祿至今親不
沾祿養并不得共婦養親
追憶食時能不泣下沾襟
集疏疎下有也守

舊本注日作人

小意名

嘉言

廿六

自謂母汝母躬執爨汝母親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

而得厚祿我今居宰職而得豐厚之奉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而吾親已死矣汝母

亦已早世汝母今亦以早年謝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

之樂也吾所最恨者吾親與汝母不沾祿養忍汝曹獨享富貴之祿也吾吳中宗族甚衆

蘇州吳縣也范蘇州吳縣也范氏宗族甚多於吾固有親疎以我之身論之固然吾祖宗視

之以吾祖宗一氣之恩視之則均是子孫皆是吾祖宗之子孫固無親疎也固然無遠近親疎

疎之則饑而無食寒而無衣苟祖宗之意無親疎若以祖宗之心為一則饑寒者

吾安得不恤也吾安得坐視其患難而不憐恤自祖宗來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於吾文正又惟念身之富貴實由祖宗積德之久而始發於我之身得至大官

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若獨樂其身而不顧族人則負祖宗之德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死安可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

乎今日有何面目見神主於家廟於是恩例俸賜於是將皇恩常例俸賜賞賜之物常均於

族人常均分與宗族之人并置義田宅云於吳長二縣置立義田宅以給族中衣食婚姻喪葬之資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必謹守先王所制之禮國家所示之法

以御群子弟及家衆以御眾子弟及家下內外僕妾之眾分之以職量子弟家

授之以事任之以當幹之事謂治田產當戶役等務而責其成功而責其有成

至墮廢制財用之節制定錢財用度品節量入以為出量度所入之物以為所出之費稱

家之有無隨家道錢穀之豐歉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以供

給上而群弟子下而家衆之給上而群弟子下而家衆之衣食及冠婚喪祭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

費裁減繁冗之廢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常須用

章句云恩例一時君恩所賜與三宅緝明曰恩例謂郊祀軍恩等類雖非歲時恒規然亦為定例容齋論筆云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集序云義忠宣公純仁嘗曰父仲淹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言行錄云擇族入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一匹嫁娶喪葬皆由公家儀舊本子弟御温公家儀舊本子弟御弟云今從小學諸本御正謂云統也分之分本注云謂使之掌倉廩庫庖厨舍業田園之類按之云又云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稱去聲句讀云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云品雜贏剩備防也不虞謂可虞度之事此皆制財

學人

稍積贏餘之財以防水火盜賊等不測事○贏音盈

右廣明倫 凡四十一

董仲舒曰 仲舒廣川人漢武帝時對天人策為 仁人者正其誼

誼與義同當然之理也仁德之人 不謀其利 有圖利之心則是有所

明其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仁 不計其功 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

○孫思邈曰 唐孫思邈言 瞻欲大而心欲小 則敢於有

為心欲其小 智欲圓而行欲方 行欲其方則正而不流 ○古

語云 見國語 從善如登 善難進故如登愈登則愈高而不

崩 惡易陷故如崩愈崩則愈墜而愈 孝友先生朱仁軌 先生姓

軌字德容諡 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 我終身讓

其義一句是就心上而言明其道一句是就事上而言然心之正義乃事之明道也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心非有二致

但就心就事及復說去方見義利道功之辨愈益明切 竹田定直曰三宅氏說好朱子射用之說亦無妨 句讀云正義未嘗不

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 朱子曰為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今趨向不差是大節目 又曰學者

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利一事非特財利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又曰仲舒立處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

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遠耳 李氏曰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紛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乎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皆

至仲舒始能以道蓋功利為辨而聖學迺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子朱子以是為廣心德之首其旨昭矣 舊

本注之作三 圖作岳 本音注無音字 竹田定直曰本淮南子主術訓篇

直曰本淮南子主術訓篇 言思逸解其意答盧照鄰 程子偶取之唐書誦之朱

子蓋亦取遺書耳 唐書 行作仁 淮南子作行 行作志 朱子曰膽大是

十萬人 吾往處天下萬物 不為以動其心貪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

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 三小心翼 曾子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是也 又曰

圓而不方則諂詐方而不 圓則執而不通 章句云 瞻大者見義必為浩然之

義也 又云智圓者隨事 察理物來順應智之所以 如水也 又云方謂有定

而不移 舊本注謂有定 問從善 是進向上底 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 積累之難從惡淪昏之易 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 了 指南云此言人當審 善惡之幾而決乎所從也 唐書本傳 集成嘗作

名令善也或不及伊尹顏子之地位則必有為善之實而亦不失於善名矣 ○聖人之道聖人仁義中正之道

乎耳存乎心理當存乎心 蘊之為德行蘊蓄于中以之為德行乃道之體也 行之

為事業施之於外以之為事功乃道之用也 彼以文辭而已者學者不以德行事功為重而徒萃藻

陋矣其志趣卑陋矣 ○仲由喜聞過子路有過喜其得聞而改之甚勇於自修如此

令名無窮矣故其善名無於後世無窮 今人有過不喜人規今人自暴自棄而不

如護病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寧滅亡其身而不知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聖賢傳所載千言萬語之多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只是欲人收心以復

自能尋向上去放心既收自然能尋向上去則學問日進乎高明 下學而

上達下學人事自然上達乎天理之妙也 ○心要在腔子裏心至虛靈為一身之主常要在軀殼

常舊本注兩我上並有以字畔作耕畔說文云田界也句讀云何憚而不為乎李氏曰易曰謙德之柄也夫謙則德為之主 ○通書希廣韻云為法望其德齊於天以伊尹書說命篇舊本於作于今從小學諸本顏淵論語雍也篇舊本仁注無下而恥之三子患仁以發策夫科榮身肥家布世取寵為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齊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今並去聲集善之 行去聲舊本護作詩今從小學諸本注求正以 上十字遷在下注可勝上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學者涵養氣質只欲 一則自無非辟衣冠整齊容貌嚴肅 則心便一則其心便專一未有外

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表記禮記篇名也伊川甚

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此伊川申安肆日偷之語 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此伊川申莊敬日彊之語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常情於身

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只有身與 却不要好却不知檢束 苟得外物好時若得身外之物 却

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抑不知自身與心寸不潔亦於吾人

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禮檀弓篇陳氏曰意而傷嘆○程氏遺書舊本達下無也字今從小學諸本求放心孟子告子篇下學論語憲問篇朱子曰反復云云 便只是知求放心則便在未及復入身來又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無着處又曰求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能如此向存之心所具之理不見兩事隨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又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又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上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葉氏曰聖賢無多矣求其旨歸則不外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集疏合以下三章為一章○腔去江反句讀云腔子猶言身子朱子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瞻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

學入卷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顏淵問

先不美孔子曰非禮勿視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

無所疑問故直請為仁條且孔子曰非禮勿言非禮之言

人欲之私也勿者禁止非禮勿聽非禮之聲耳不可聽

皆由於中而應乎外非禮勿動非禮之事身不可動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顏淵事斯語顏子從事於此語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後之學聖人者欲學聖人之道宜服膺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後之學聖人者欲學聖人之道宜服膺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後之學聖人者欲學聖人之道宜服膺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後之學聖人者欲學聖人之道宜服膺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於聖人所以能進步於聖後之學聖人者欲學聖人之道宜服膺

而勿失也奉持而著之心因箴以自警程子作四箴以自警戒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為虛空應物無迹應外之事無形迹可見

之有要視為之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往故操蔽交於前

或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或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曰然則方應接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若曰固是要如此又曰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許氏曰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此持敬之大畧也○集成及集疏辟作僻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或問人之燕居形跡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程氏外書舊本彊作彊今從句讀及集疏注彊以上四字分在本文曰彊下舊本蓋作蓋今從小學諸本按君子學者稱朱子曰志也彊勉力也彊莫氏曰強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則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皆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句讀云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程氏遺書舊本注事之彊遷在皆要上彊成已自云三字作却已先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汗則必浴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窻壁有塵則拂之不如如此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濯濯振拂之寮小而不遠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章句云但欲得外物之好則身不捨而心逐於物矣故身與心已先不好也○伊川文集集成孔作夫舊本注事身作事心克已論語顏淵篇服膺中庸朱子曰克勝也巳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竹田定直曰已者自己之身有身必有欲欲則各有所私故曰謂身之私欲又曰節文者天理之當然無過不及的規則不是禮文度數之謂也存疑云為處便是非禮便是已私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巳之條目盡黃氏曰非禮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也心所念慮則手足隨之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躡也一有私欲出於非禮則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而心之全躡亦不得以自全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

機興戎出好一言之惡則可以興起其兵戎言善可以出人之和好矣

因言以宣乃因其言語發禁躁妄發言時必禁其急躁狂妄內斯靜專

知止有定知其所當止之處閑邪存誠則能閑防其邪妄於外而存其誠心於內非

禮勿聽非是天理之辭其言箴曰人心之動人心豈能動有所感而欲舉動

本乎天性本乎天命之性無有不善知誘物化而為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

卓彼先覺卓然彼天民之先覺者出于其間

以安其內以安定其心克已復禮則克去已私而復還天理久而誠矣

其中則遷則中心遷動制之於外學者當禁制於外不

其聽箴曰人有秉彜人之生也皆有秉執

知誘物化而為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

卓彼先覺卓然彼天民之先覺者出于其間

以安其內以安定其心克已復禮則克去已私而復還天理久而誠矣

其中則遷則中心遷動制之於外學者當禁制於外不

其聽箴曰人有秉彜人之生也皆有秉執

小學合璧

嘉言

三十

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
外所以養其中蓋謂此也
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
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

所召 惟其言語善
惡之所取召

傷易則誕 發而傷於輕易
則妄誕而不審

傷煩則支 發而傷
於煩多

必違理 非法不道 非是先聖法度
之則不敢道 欽哉訓辭 誠哉訓辭
其動箴

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
非禮之視雖過乎目在
我不可有禮之心非禮
之聽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曰哲人知幾 明哲之人知
其幾微之妙

誠之於思 存誠心於思慮
之間不敢妄動

志士 勵行有志之士能勉
勵其所行之行

守之於為 操守之於作為之
際而亦不敢妄動

從欲惟危 從乎人欲而動
則姦險而危殆

志士雖殊大抵順乎天
理而動則從容而安裕

從欲惟危 從乎人欲而動
則姦險而危殆

造次克念 動於心則必
克念則心必克

習與 苟且之時能念念而不
敢忽所以養其中也

戰競自持 動於身能戰戰競競
以自持守

聖賢同歸 自與聖賢
歸同地位

志士雖殊大抵順乎天
理而動則從容而安裕

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 籍父兄之勢為官必至時
勢挾權而有敗亡之禍

不幸有

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 必至恃才拔貴
而非致遠之器

伊川

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問視箴何以特說聽箴何以特說性朱子曰換互說也得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輔氏
曰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々不息則其意誠實無欺而不復有作輟之弊矣
其聽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聽字覺作學 兼疊詩蒸氏篇 知誘以禮樂記篇 先覺孟子萬章篇 知止大學 閑邪易文言傳 真氏曰言兼聳
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矣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 陳氏曰知指
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然好惡形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如此則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理於內 竹田定直曰獨知止一 句屬先覺下二 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法不道 其言云舊本注開作關 樞機下有之發
二字 所作聽 樞機易繫辭傳 興戎以書大禹謨篇 好易並去聲 誕音但 許音午 出悖云大學 非法云孝經 句
讀云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至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 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謫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此二者 蔡氏
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欲上說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四項病痛 道大學朱子曰道言也 章句云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其動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語里仁篇 造七到反 戰兢詩小旻篇 習與云書太甲篇 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
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所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勵能勇於有
行為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理而無過舉矣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於有
出了方見得 緒言云裕乃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之意 朱子曰戰々恐懼兢兢々戒謹 葉氏曰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
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按造次二句是習與性成之工夫總是兼內外說也 蒙引云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
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矜安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 竹田定直曰程子說思者從為
之源頭而說猶視箴說心兮水虛聽箴說東聲言箴說人心之動皆從源頭說 又曰不是視聽言專在外而動獨兼內外之謂也
貝原益軒曰蓋哲人志士自有高下而學者之工夫須兼二者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說思與為之邪正而其效驗如此 朱子
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切學尤宜深玩 程氏遺書 舊本言作曰今從小學諸本 注致遠作遠到
舊本席上有上並有也字今從小學諸本 注少作小 揚作揚 朱子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
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
問少閑得滿鄉保都是這般種子 東曰云此總是押人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懼其以貴勢驕人有高才能文章
懼其以才能驕人 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 句讀云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
漢書劉向傳顏師古曰席猶因也

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問視箴何以特說聽箴何以特說性朱子曰換互說也得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輔氏
曰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々不息則其意誠實無欺而不復有作輟之弊矣
其聽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聽字覺作學 兼疊詩蒸氏篇 知誘以禮樂記篇 先覺孟子萬章篇 知止大學 閑邪易文言傳 真氏曰言兼聳
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矣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 陳氏曰知指
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然好惡形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如此則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理於內 竹田定直曰獨知止一 句屬先覺下二 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法不道 其言云舊本注開作關 樞機下有之發
二字 所作聽 樞機易繫辭傳 興戎以書大禹謨篇 好易並去聲 誕音但 許音午 出悖云大學 非法云孝經 句
讀云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至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 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謫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此二者 蔡氏
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欲上說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四項病痛 道大學朱子曰道言也 章句云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其動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語里仁篇 造七到反 戰兢詩小旻篇 習與云書太甲篇 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
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所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勵能勇於有
行為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理而無過舉矣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於有
出了方見得 緒言云裕乃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之意 朱子曰戰々恐懼兢兢々戒謹 葉氏曰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
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按造次二句是習與性成之工夫總是兼內外說也 蒙引云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
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矜安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 竹田定直曰程子說思者從為
之源頭而說猶視箴說心兮水虛聽箴說東聲言箴說人心之動皆從源頭說 又曰不是視聽言專在外而動獨兼內外之謂也
貝原益軒曰蓋哲人志士自有高下而學者之工夫須兼二者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說思與為之邪正而其效驗如此 朱子
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切學尤宜深玩 程氏遺書 舊本言作曰今從小學諸本 注致遠作遠到
舊本席上有上並有也字今從小學諸本 注少作小 揚作揚 朱子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
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
問少閑得滿鄉保都是這般種子 東曰云此總是押人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懼其以貴勢驕人有高才能文章
懼其以才能驕人 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 句讀云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
漢書劉向傳顏師古曰席猶因也

從欲惟危 從乎人欲而動
則姦險而危殆

造次克念 動於心則必
克念則心必克

習與 苟且之時能念念而不
敢忽所以養其中也

戰競自持 動於身能戰戰競競
以自持守

聖賢同歸 自與聖賢
歸同地位

志士雖殊大抵順乎天
理而動則從容而安裕

從欲惟危 從乎人欲而動
則姦險而危殆

造次克念 動於心則必
克念則心必克

習與 苟且之時能念念而不
敢忽所以養其中也

戰競自持 動於身能戰戰競競
以自持守

聖賢同歸 自與聖賢
歸同地位

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問視箴何以特說聽箴何以特說性朱子曰換互說也得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輔氏
曰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々不息則其意誠實無欺而不復有作輟之弊矣
其聽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聽字覺作學 兼疊詩蒸氏篇 知誘以禮樂記篇 先覺孟子萬章篇 知止大學 閑邪易文言傳 真氏曰言兼聳
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矣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 陳氏曰知指
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然好惡形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如此則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
理於內 竹田定直曰獨知止一 句屬先覺下二 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法不道 其言云舊本注開作關 樞機下有之發
二字 所作聽 樞機易繫辭傳 興戎以書大禹謨篇 好易並去聲 誕音但 許音午 出悖云大學 非法云孝經 句
讀云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至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 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謫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此二者 蔡氏
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欲上說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蒙引云自人心動至內斯靜專々就理
四項病痛 道大學朱子曰道言也 章句云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其動之蓄本注其內作於內今從葉注無上
語里仁篇 造七到反 戰兢詩小旻篇 習與云書太甲篇 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
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所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勵能勇於有
行為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理而無過舉矣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於有
出了方見得 緒言云裕乃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之意 朱子曰戰々恐懼兢兢々戒謹 葉氏曰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
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按造次二句是習與性成之工夫總是兼內外說也 蒙引云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
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矜安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 竹田定直曰程子說思者從為
之源頭而說猶視箴說心兮水虛聽箴說東聲言箴說人心之動皆從源頭說 又曰不是視聽言專在外而動獨兼內外之謂也
貝原益軒曰蓋哲人志士自有高下而學者之工夫須兼二者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說思與為之邪正而其效驗如此 朱子
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切學尤宜深玩 程氏遺書 舊本言作曰今從小學諸本 注致遠作遠到
舊本席上有上並有也字今從小學諸本 注少作小 揚作揚 朱子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
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
問少閑得滿鄉保都是這般種子 東曰云此總是押人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懼其以貴勢驕人有高才能文章
懼其以才能驕人 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 句讀云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
漢書劉向傳顏師古曰席猶因也

外者也就其輕重疾徐以見氣象之美惡是理會氣象之工夫詩相龍篇朱子曰止容止也李氏曰

事是當諸事皆當乎理其為君子可知 氣象者辭令容止夫氣象者言辭命令容貌居止 輕重疾徐輕浮重厚疾躁徐緩 足以見之矣足以見其美惡知其為君子小人 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不獨君子小人於此氣象美惡而有分別 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其氣象重厚徐緩者必貴必壽氣象輕浮疾躁者必賤必夭 ○攻其惡學者當察其身治其過惡 無攻人之惡無治他人之惡 蓋自攻其惡蓋發語辭學者當攻治其自己之過惡 日

夜且自點檢必須早晚自心點檢 絲毫不盡日用常行之際其或絲毫之微有不盡善處 則慊於心矣則中心慊然自為不足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大要猶言大抵也前輩先輩也 非有道者之言也識道君子非有此言也

明此四字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務要報復分明 後輩作事多闕略後輩之人治已寬縱凡作事大抵多空闕忽略 ○恩讎分

於心矣則中心慊然自為不足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大要猶言大抵也前輩先輩也 非有道者之言也識道君子非有此言也

無好人三字人性本善若鄙薄世人無好善人 非有德者之言也成德君子非有此言

後生戒之爾後生小子當以道德為心宜深戒之哉 ○張思叔座右銘曰思叔名鐸河南 凡語必忠信大凡言語必盡忠必誠信

凡行必篤敬凡所行之事必敦篤必敬謹 飲食必慎節飲食人大欲存必謹慎必撙節

字畫必楷正字為心畫心有不正則畫亦不正矣 容貌必端莊容貌舉一身而言必端嚴莊敬

衣冠必肅整衣冠所以正容儀必莊肅齊整 步履必安詳足容重行步履端必安定詳審

居處必正靜居處恭必端正寧靜 作事必謀始所作之事必謀於始後行則無後悔之失 出

言必顧行所言發之言必思可行而後言則無易言之失 常德必固持常德即中庸所謂庸德持守之固而

然諾必重應然諾皆應辭也然諾人之言應聲必重則言可復矣 見善如已出見善如已出

見惡如已病是惡也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是善也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集成闕作開舊本注凡凡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也舊本注復作服

省總結上文凡此十四件事不過其日用言動書此當座隅此書

朝夕視為警自朝至夕視胡文定公曰人須是

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一切世味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不要

有富貴相富貴氣象則務孟子謂堂高數仞八尺曰仞孟子嘗

侍妾數百人侍御之婢妾有

我得志不為我雖得志於學者須先除去此等為學之士

常自激昂當自激勵昂舉其分便不到得墜

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常愛姓

不求聞達不求聞名顯後來雖應

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與

劉先主之聘後來應蜀先主劉備

舊本注之際以上世七字
分在本文四者下舊本
當作於今從小學諸本
集疏云此銘五字作一句
用敬韻○胡氏家錄一
讀云淡薄謂食取風雨也
取故相驕奢之態也
富貴相驕奢之態也

盡心篇 集成云本文富
貴相下云明道先生一見
呂微仲便曰宰相微仲須
做只是俗上蔡曰為他做
貴底相是俗處王介甫在
政事堂只食魚羹飯因薦
人不行下殿便求去云世
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
累輕便去住自在
舊本注

舊本注王今從小學諸
本 宰廣韻云制也
爾雅釋詁云裂也

集疏云將軍相宰相孔
明兼總之 句讀云握權
掌也

舊本注無上有字 株作
株 王篇云田百畝為頃

舊本注食作服今從小學諸
本 注其中以上十字分
在本文衣食下 調度並
去聲 句讀云尺寸猶言
毫末云躬耕南陽若將終
身及為將相志惟與漢孟
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
廣韻云背恩忘德曰負
蔡邕獨斷云階階也所
由外堂也天子必有近臣
執兵陳於階側以戒不虞
謂之陛陛下者群臣與天子
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
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
之意也○呂東萊解志錄
也 朝音朝 報字與云告
漢書田蚡傳顏師古曰凡
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舊本注遺作遺

主孫權魏主曹 身都將相身總將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此當

成都府有 桑樹八百株 足以為桑矣 薄田十五頃 瘠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子孫衣服口食勤勞 臣身

別無調度別無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階下不別治生

尺寸家業以負 及卒果如其言此可見其志在報 如此輩人

真可謂大丈夫矣富貴不能淫真 可謂大丈夫矣

戒曰 謙書規戒之辭於坐席之右 一不言朝廷利害朝廷之事

二不言州縣官員或利或害

字典云有心而惡謂之惡
無心而惡謂之過
集疏附作就

媒音薛 媒說文云續也
諸本竟廣韻云求也
釋言云干求也 爾雅
示蒙句解云以上七條慎
言語之戒 舊本每條首
無一二等字今從句讀及
集疏 一人云本注云及
人批於某處問訊于求若
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
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
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
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
二與之集或私書作文字
句讀云窺竊視 本注
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
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
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
坐目力可及則欲身而退
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
話若其人置几上亦不可
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
書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着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三凡云句讀云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 本注云
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檠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墨若人將文字令已者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
端也 四凡云舊本注過作過 本注云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者用

緣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之非
用豪氣之所及無德之一端也 五凡云舊本注擇作擇 取之作取而 本注云凡飲食茶餅去皮饅頭去帶肉去脂皮之類皆
非成人所為癡騷無智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六與之處上聲 本注云凡與人同坐夏則已
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
與入共食多取先取皆無
德之一端也 七見云誠
音底 本注云富貴高下
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
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
歎羨可見不知義命若不
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
莫此為甚 示蒙句解云
以上七條皆慎行事之戒
也 凡此云句讀云凡此
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
慮之萌而謹之於事為之
著者也 〇胡子知言 胡
宏宋人安國之子 舊本
注寵作尾 句讀云言今
之儒者學文藝而于仕進
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
存心修身雖古人亦可以
也 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
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

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
身家所屬 下民所議也
隱惡揚善君 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子之立心也 趨奉時豪依附勢
慕貴 五不言財利多少 形之於言是
於言不 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 評論女婦形之
知命也 於言非正人也 七不

小學合璧

嘉言

世四

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

趨時附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

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 于索他人酒食形

又曰 范益謙 一人

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 他人附寄家書私信不

坐不可窺人私書 近前窺視以于他私

看人文字 人家文字或有記事冊子或

壞不還 借人之物上至書籍下至

取不可揀擇其精美者而

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 見人富有

有貪慕之心而歎羨之不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 一或有

見用意之不肖 足以見其人

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

因書以自警 因書之於座

〇胡子曰 胡子名宏字仁仲

移學文藝于仕進之

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 苟能移學文求仕之心

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 惟恐文藝

仕進相招 仕進相招 往而不返 而以學文于仕為心

荒而不治 則其本心方始荒怠 萬事之成 所以諸

先矣 皆不及古 〇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 夫人所

舊本曰下有顏之推所作
家訓曰注

利玉篇云善也 舊本利

上有則字今從小學諸本

注子作干 養先並去聲

下氣怡聲 禮內則篇

字典云憂也懼也 揚

賢之書學 本欲開心明目 本欲去私欲以開其心使有所

行耳 則可以利 未知養親者 為人子未識所以 欲其觀古人

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

懼起而行之也 欲其讀書學問觀古人之養親先導親志意而承順親

營辦其甘脆腴之味以養口脛中心惕然驚動而慙愧 未知事君者

忠奉其君上之禮 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

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欲其讀書學問

分而無侵越見其危難則委致身命以救之 見有過差不忘誠心以諫利澤

於國家中心惻然而自感念自謂我之事君胡為不若古人因其思省而欲效

其行 素驕奢者 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

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 欲

者盡其忠不相侵越也 句讀云見危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 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 舊本人之作之人今從小學諸

本注用度以上十八字分在本文身基下 古人以上廿一字分在本文自失下 句讀云驕奢縱役於氣者也 自牧易謙象傳程子曰自牧自

處也 章句云聖人教人 乃收斂其驕矜之容抑下其奢 素鄙吝者 欲其觀古人之

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恤匱赧然悔恥

積而能散也 欲其讀書學問觀古人之貴重德義而輕易財貨少私心

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則赧然面赤而有愧 素暴悍者

疾尊賢容眾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 欲其讀書學問觀古人

以踰強者亡而柔者存也包含人之垢穢藏匿人之疾惡尊敬賢者容納眾人

若不能勝當其衣者○茶音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

禮檀弓篇 舊本茶作茶

今從小學諸本注作茶

注謙抑以上十八字分在

音注去聲以上十字分在
本丈沮喪下無二音字
混作茶涅無二音字
句讀云猛暴強悍剛惡也
茶韻會云疲貌詩小
吳篇朱子曰沮止也
讀云怯與懦弱柔惡也
怯說文云多畏也怯業
又云驚弱者也怯乞業
反麓篇音稱求福云詩
上廿五字分在本文命
下不曲以上十四字分
在本文正直下必信以
上十字分在本文必信以
要之以上十七字分在
本文不回下之習以上
十三字分在本文懼也下
效上有思欲二字行
去聲去上聲啞音管
今從小學諸本舊本所作
凌今從集成注同又陵作
按款字當為死字讀程
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

小學合卷三

嘉言

世六

恐懼也 欲其讀書學問觀古人之曉達天所賦之生理委身而聽之於命

求多福修身以俟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勃然奮發振勵而去 歷茲以往

其怯懦之習必效古人之達生委命勇於必行不可恐懼也 歷茲以往

歷此六事 百行皆然 至於九百事務皆因讀書學問得知古 縱不

能淳 然其性質之偏縱 不能如古人淳 去泰去甚 由是而行可以去其泰法 學之

所知 凡學問之 施無不達 無不通達 世人讀書 世之人讀 但

能言之 於古人之用心 不能行之 不能行 武人俗吏所共

嗤 所以共相嗤 良由是耳 實由其能學 又有讀數十卷

書便自高大 便以為有學 陵忽長者 無遜讓之禮 輕慢同

列 輕慢朋友絕 人疾之如讐敵 所以人疾之 惡之如鴟梟

憎惡之如鴟梟惡鳥 如此 惡之如此 以學求益 求益於己令人敬

重 今反自損 惡自損其德 不如無學也 學也 ○伊川先

生曰 大學孔子之遺書 大學之書孔子嘗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而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入德必由乎大學 警 於今可見古人

為學次第者 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獨賴此篇之存

獨賴此大學 而後則未有如論孟者 而後則未有如論語孟子之

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為學者必從大學而學 則庶

乎其不差矣 則庶幾乎 凡者論孟 凡者論語 且須熟讀

玩味 將聖人之言語切已 且須熟讀其文 玩味其理 聖人之言修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不可不入於耳即出於口 看得此二

書切已 語孟二書莫非操存涵養之 終身儘多也 則不在費工夫

終身行之儘有

伊川雜錄云孔氏猶曰孔
家新疏云凡言遺者皆
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
謂也 舊本入作人存之
小學諸本舊本入作人存之
為言得也 行或問云程子
心也 大學或問云程子
之先也 書而後論孟又且
不也 乎中庸而論孟又且
每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
下後世而教之大典通為天
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
一事而發者是以是書規
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
綱領可尋其目明而工
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
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
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
手或前淺深之無序抑
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
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
程子所以難易緩急言之
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
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
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
傳授極致之言允非後學
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
之教未遽及之豈不以為
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

小學合卷三

嘉言

世六

乎○舊本注其理以上十
字分在本文玩味下涵
作逐華作花無費字
今從輔氏注儘字海云
可有也頗也朱子曰論
語一章不復數句易以成
誦之之後反復玩味於其
間靜一之中以須其決於
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
反覆論辨雖不可涯者然
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
讀而後意隨之出入往來
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
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
矣夫抵觀書先須熟讀使
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
以心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得
又曰論孟不可只道道理
會文義得了便了須細
玩味以身心之見前後晦
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不必立說且須熟讀玩味
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
是熟讀一記放心下時
會得將來玩味久自然理
已者曾時習與否句句如
此求之則有益矣○集疏無下便字 舊本涵作涵今從小學諸本注作涵 輔氏曰若能如此看則不徒誦其言必將求其意不
徒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 三宅緝明日將來二字用法有二一為後來一則專為語助此條亦當作語助者
四書緒言云甚生氣質猶言甚樣氣質也 竹田定直曰章句云甚生氣質生洛中語也此以成字屬下句以甚生連讀作俗語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但將聖門弟子問處之言便作
自己稱問將聖人之言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將聖人答門人之言便
自然有得有義理自然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若能深求
將來涵養成將來涵養甚生氣質其能變化舊習 ○橫

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中庸子思傳道之書直須句句理文字典謨訓誥之類

會過理會者深求使其言互相發明使其前後互相發明方見大旨 ○六

經須循環理會六經謂周湯尚書毛詩禮記樂記春秋也循環者周而復始始而復週深求玩味工夫無停息 儘無

窮其中義理更待自家長得一格格猶級也溫故知新知識日增自能進上得一級 則

又見得別則吾之所見別之 ○呂舍人曰呂本中字居仁賜進士出身為起居舍人又為

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先

自所得所以為學者是何一行一住一語一默且如一行動一住止之

事庶得正路不昧所從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際一言語一默靜之間

須要盡合道理聖賢底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其

進學修業也則須謹立課程定限以憑稽考不可一日放慢當愛惜光陰不可 每日須讀

一般經書每日須先讀一篇經之書一般子書兼讀一篇子書子書 不須

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須於僻靜之室 讀取二三

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字之義須要講得明白 又每日

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又每日當連前三五日日前所授

須令成誦須令成章默誦流不可一字放過也不可使有 史

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史以歷代之事其書非多

每日須讀一卷始見功方始見得須是從久授讀聖經淵奧子史

或半卷以上其中功效須是從久授讀浩博須是從師

○橫渠語錄 按文字即指中庸一文字 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法不但可施于中庸也 張子曰其觀中庸廿年 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 張子曰六經猶環年欲一觀之書以靜但得物不入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 李氏曰經所 以載道不外乎人之一心 云真積力久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事物如持權衡於此是非輕重不外是矣曾子一唯貫道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非身親經歷 之者胡能語之如是耶 矣○呂舍人雜說 舊本 文之際以上十字分在本 讀云蓋學所以為道如下 文行住語默須要盡合道 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 從之是已非為作文章取 官祿計也後世為學先須 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 業可成 又云經書聖人 之書子書賢人之書

舊本注之書以上十四字 分在本文五授下 當作 將 吳氏曰蓋經以載道史以 記事易見而道難精也 舊本注瀚作翰

師友以上十八字分在本
文質問下之道以上八
字分在本文聖賢下
作便傳作傳岐作岐

仰去聲
今本無此條

舊本注事實以上九字分
在本文一事下句讀云
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月如
此無間也又云理即
事中之理辨謂其是非
決治則心與理相涵矣
穿去聲 決音接 洽音
二守分在本文一理下
洽作合 無時字 句讀
與事相安矣

業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於理或有

處便當質正請問於師夫指引者師之功也
夫指教歸於正路者乃師傳教道之功也

行有不至若路之多歧 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凡從容

勉以成其德性乃朋友之責也 決意而往若行者欲到彼 則須用已力則

須用自已落難仰他人矣 仰恃也則難以持於師友之道矣 ○呂氏童蒙訓

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須今日記得一件事實於 久則

自然貫穿日日記則事之本未入于中心其理自 今日辨一理明

日辨一理又須今日辨明得一件事之理 久則自然決洽日日辨

日久則其理自然決洽於心此慎思明辨時事也 今日行一難事至辨之既明則必勉力以

明日行一難事明日又行 久則自然堅固日日行之不以爲

行方為我有自然堅固而無意此篤行時事也 渙然水釋渙散也如此則所知者高明所行者

怡然理順於性度則怡然 久自得之積之日久功无停息 非偶

然也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

不足畏前輩長者嘗言後生小子其才 惟讀書尋思推究者

為可畏耳人有才識貴乎有學非學無有廣乎其學貴乎有 又云讀

書只怕尋思前輩又言後生為學不必才性 蓋義理精深惟

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惟能尋思推究義理者 鹵莽厭煩者

決無有成之理鹵莽猶草率若草率而厭煩 ○顏氏家訓曰

借人典籍凡借他 皆須愛護皆用愛 先有缺壞若原先有殘

就為補治即為之補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此事雖小

為行並去聲
典爾雅釋言云經也
文云五帝之書也
說

鹵莽說文云鹹地西方謂
之鹵揚子方言云草南
楚之間謂之莽字典云
輕脫苟且也 鹵音魯
莽母黨反

窮則可以明善而生睿
可以作聖故可畏也

皆由思而得氣質有限為
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

氣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
集疏李氏曰才性出於

然得之於已也偶然者微
幸苟且之辭

非逆謂堅固也李氏曰
斯三者非謂一事辨一

天下之事盡窮天下之理
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之

然得之於已也偶然者微
幸苟且之辭

舊本注釋作釋章句云
渙然謂貫穿決洽也怡

然喜悅象理皆順而不相
乖逆謂堅固也李氏曰

與事相安矣

江祿字彥遐宋人

章句云此時書籍若今之手卷故必待卷束

舊本注乃作則無閑字
通鑑釋文云狼藉草而
卧去則狼藉故物之雜亂
者謂之狼藉秩韻會云
與秩通秩說文云書衣也
下鼠下並有之字今從小
學諸本注雨蟲作兩虫
此下作下之

程氏遺書

句讀云小者近者謂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大者遠者
謂明德新民之事

夫百行中 **濟陽江祿** 濟陽縣人有 **讀書未竟** 讀書若未 **雖有**

急速 雖或遇有 **必待卷束整齊** 必待讀至終篇收拾束縛 **然後**

得起 然後得起身 **故無損敗** 所以無損 **人不厭其求假焉**

乃他人見其敬謹故 **或有狼籍几案** 其或有等閑學者將書冊 **分**

散部秩 而無統序 **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 尤為甚者不能

之子婢妾之 **風雨蟲鼠所毀傷** 或被風雨蟲鼠 **實為累德**

賤點染汚穢 **吾每讀聖人書** 此下推於是自謂我 **未嘗不肅敬**

對之 未嘗敢不莊肅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 其

舊紙中有五經詞語意 **不敢他用也** 則不敢別用 **明道先生**

曰君子教人有 君子設教有 **先傳以小者近者** 於習小

明道行狀句讀云道者
聖人之道也異端非聖人
之道而別為一端

舊本注下昔作其
窮神易繫辭傳張子曰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

化一不測為神附錄云
日復逐此子換將去底一
化神將去便成一年這節
或在陰陽時全在陽時全
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
可測故謂之神開物在
同上朱子曰謂使人卜筮
以知吉凶而成就事業附
錄云物是人物是事聖人

則教之以洒掃應對
小近而易知之事
而後教以大者遠者
漸進而教之以大者
則可以

身齊象治國平天
下遠而立身之道
非是先傳以近小
應對淺近之小節
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其於修己治人之
大豈可倦而不教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

異端害之也
揚朱墨翟老子佛氏
昔之害近而易知
昔之

墨之言其說
淺近而易曉
今之害深而難辨
其說深遠而難辨明
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
昔揚墨之言惑亂人心也
今之入人也

因其高明
今佛氏之言入於人心也
其

之徒自謂其道窮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謂人所未知者開發

乎神妙知乎變化
言為無不周徧
實則

外於倫理
其實則壞亂乎君臣父子夫
窮深極微
其道理則窮乎

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即神化之理以成所當為之專屬行舊本注却上有而字常理謂父常情句讀云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工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葉氏曰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極微是過之也舊本注徒作餘句讀云言其迷溺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

李氏曰按廣敬身三十六章皆古之未有而可法於今者舊本之五終作三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而不可以入堯舜孝弟忠信大中至正之道天下之學

非淺陋固滯非非毀之也非淺陋者挾其說之高明厭固滯者持其見之洞達則必入於此必

陷於異端之徒揚墨不息老佛咸作自是聖人之道不明於一世也邪誕妖妄之

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以塗塞生民之耳目而不得聞見先王之大道溺天下於

污濁濁入天下之人於污濁之地而不得入聖人之門墻雖高才明智異端惑世其盛如此雖有高才明智之上

膠於見聞泥於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醉生夢死其生如醉其死如夢不自覺也不自

覺其異端之為非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荒蕪喻異端此皆正路中之惡草聖

門之蔽塞聖人之門戶被其蔽塞而不通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學者必于此闢之而後可

以進于聖人之道

右廣敬身

小學合璧卷之五終

嘉言

